

福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論語卷之四

學而第一

賜進士 晉江 陳琛 著

學而時習之

全章

天命之性皆同氣質之性有異故覺有先後而後覺者  
不可以不學學也者效先覺以致知力行變其異而反  
其同也然所學不熟則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故既學而  
又必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熟則自然有得至理融通  
真味泛溢向厭其煩且難今則見其約而易向苦其勞  
且拘今則見其舒而適始必學之而不厭好之而不倦  
已知矣而必益求其知已能矣而必益求其能雖欲已

而不能自己也是之謂悅學而至於悅必無半途而廢之患而可造於能盡其性之域矣然學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既有以成已則自然及物而有朋自遠方來亦將以我爲先覺而資我之所知所能者以爲學吾德不孤斯道有傳以天下之公理而公之於天下而無獨爲君子之耻以衆人之所同得而大同之於衆人以遂吾成物濟世之心其樂爲何如哉學而至於樂亦足以見其德之成而可謂之君子矣然猶順而易也能夫順而易未能夫逆而難是其德猶有未完而未足以言君子必學蘊於已而人不我知而我處之泰然畧無不平之意斯則逆而難矣自非知行之功各造其極所見高明而真有以見夫學在已知不知在人所養純粹而一切身外之物舉不足以介其意慮者不能也謂之曰君子夫何慊學而至於爲君子則學之能事畢矣能盡其性而亦能盡人物之性矣然要之君子之所以成亦曰學而時習之焉耳豈有他哉

不亦悅乎悅者悅於學也註中其進自不能已句正貼說字

人不知人字說得廣以善及人之大亦在其中樂由說而後得者能成已而後能成物也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者不能成物是亦未能成已也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欲學者爲已而不爲六也程子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欲學者立已而必立人也孔子恐人不知有已而外用其心程子恐人不知有人而狹用其心道並行而不相悖也

學至於成德無往而不善也人知之則樂於及人人不知則何愠之有

其爲人也孝弟

全章

其爲人也孝弟則其心和順而好犯上者鮮矣旣不好犯上而爲小不順顧乃好作亂而爲大不順者未之有

也和順之心因孝弟而生如此可見道之有本矣故君子凡事專用心力於根本本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所謂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蓋仁之用至廣而孝弟則仁中之一事若不足以盡仁也但人能孝弟則一心之中皆和順慈愛之充積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上則敬以之待民接物則凡天下之民物皆在其所愛之中而仁不可勝用矣故孝弟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自此而生也其爲人也孝弟有得於天資者有得于學力者君子務本本字不專指孝弟故註中凡事二字如治國平天下以齊家爲本齊家以修身爲本修身又以正心

爲本此篇首論爲學以時習爲本後章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以五者爲道千乘之本而五者之中又以敬爲本皆是餘可類推本猶根也與如字不同然惟其爲本則亦當自本而始矣其理亦相通也但字義則不同  
巧言令色鮮矣仁

仁惟在於存心學莫要於爲己如使巧其言善其色徒事華藻務以悅人而無爲己朴實之功則心馳於外而天理存焉者鮮矣

吾日三省吾身

全章

曾子之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蓋無所不用其省也想

其於他事皆已當其心而獨於三事自覺有未知者故謂夫吾日三省吾身三省維何爲人謀不若自爲謀非忠也我故爲人謀則省其或有不忠乎外相友而內不相孚非信也我與朋友交則省其或有不信乎立志不堅信道不篤傳之於師多因循苟且而不能習之於己我則省其所傳者容或有所未習乎吾以此三者日省其身若果有之則身爲所累而不敢不速改也若果無之則心得所安而不敢不加勉也一日之間兢兢業業曷嘗有須臾寧乎曾子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蓋不專心則學而無成不着己則勞而無益此學

之所以貴于誠切而曾子之所以爲善學也抑斯言也  
其在聞一貫之前乎種植方動而時雨未至乎若源頭  
一開則中流自在無事推移之力矣

道千乘之國

全章

治千乘之國其要有五臨事以敬事在是則心亦在是  
出令以信言如此則所行亦如此用不節則不足必儉  
以節其用人不愛則不親必慈以愛其人使民不以其  
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故必役之于農隙之時而勿妨  
其耕耘收穫之事治國而能此五者則大本以立而禮  
樂刑政可得而行矣故以爲治國之要

友復相因是餘意

弟子入則孝

全章

爲弟子者入則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則善事兄長以  
盡其弟所行必謹而行焉有常所言必信而言焉有物  
泛愛衆人而無憎人自便之意親近仁人而有言憚切  
磋之益行此數者而有餘暇之力則以此餘力而學夫  
詩書六藝之文蓋詩書所載皆聖賢教人爲人之道而  
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間之不可闕者故不可以不學  
也學者講其說而習其事也

學文另說開不必繳上孝悌云

云

須知此章所說文行是小學事與文行忠信之文行不  
同

賢賢易色

全章

有人於此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斯人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已學  
矣蓋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  
而已人能如是則其所以爲學者備矣何必讀書然後  
爲學

君子不重則不威

全章

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君子不重則不威而所學

亦不堅固也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故存心必以忠信  
爲主而勿雜以一毫之虛僞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已則  
無益而有損故當擇勝已者友之而不如已者則勿友  
之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  
而苟安也此可見病莫病於輕要莫要於誠損莫損於  
友之失人益莫益於過之速改君子於此四者各得其  
道則學固矣學之大本立矣聞見日新而德行亦日純  
矣自修之道豈有外於此哉

四項各自說不用牽連過文亦不可以首節爲一截游  
氏總註未必是夫子本意

學則不固學字兼知行所謂大學之道也學則不固益以見輕之害事而不可不厚重也意在重字上不在學字上

慎終追遠

全章

喪罕有不哀者而未必皆盡禮以其既死而忽之也祭罕有不以禮者而未必皆盡誠以其既遠而忘之也忽忘於喪祭者多矣民心之薄也亦甚矣然亦在上之人無以倡之耳苟在上者致慎於親終而喪之日凡事以禮而不使少有後日之悔與思於既遠而祭之時一念至誠而有怵惕悽愴之心則已之德厚矣由是下民化之喪亦必盡禮祭亦必盡誠而其德亦歸於厚矣

夫子至於是邦也

全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不知夫子求之而得聞歟抑時君與之而得聞歟子貢之意蓋以夫子於國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况於求乎故置於不答而特借求之一字反言之曰夫子盛德積於中而光輝見於外有和厚之溫有易直之良有莊敬之恭有節制之儉有謙遜之讓其德容如此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而夫子因以得聞其政也夫子之求之也如此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蓋他人之求求

也夫子以其德容之盛而自致不求之求也

或以時君敬信自以政就而問之是亦與也何謂非求亦非與也蓋人君咨訪搜攬求治若不及是之謂與若說是與則夫子之所以得聞政者由時君不由夫子亦有德非聖人而時君以政與之者也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與矣子禽與之之意主時君言子貢得之之意主夫子言固不同

### 父在觀其志

父在子不得自尊而其志則可知故觀其志則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父沒則子得以自尊而其行乃可見故觀其行則足以知其人之善惡使其見諸行者皆善矣又必於三年之間不忍遽改其父之道乃見其有不死其親之心而可謂孝矣否則是幸親之沒而有揚親之過之意而孝子之心安在哉

用不忍二字替無字最精當蓋恒謂之不忍故時或待三年而後改或不得已不待三年而改皆不失爲孝禮之用和爲貴

### 全章

最嚴莫如禮如父坐而子立君尊而臣卑以至於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莫不有一定之規矩法度而不容有毫髮之違越僭差何嚴如之然人但知其嚴而不知其出

於天理之自然發於人心之不容已由之而行則心安不由之而行則心有不安由之則萬物有序而各得其所不由之則紛紜乖戾而一步不可行夫豈繩人以所甚難而強人以所不欲者哉是其體雖嚴而實未嘗不和也故君子之行夫禮當知其爲禮之自然而心安意肯一聽於其理之所使無勞苦勉強之意無拘牽急迫之態乃爲得禮之本意而可貴也昔者先王制禮惟其和焉此其所以爲美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推之四海而皆準傳之萬世而無弊也夷考其禮凡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何者不出於自然之理

哉何者而不由於和哉然則禮之用也得不以和爲貴乎夫禮旣以和爲貴則凡爲和者宜無不行矣而復有所不可行者何哉蓋和在禮之中則爲可貴而無不行其所以不可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出於禮之外而和其所以和與禮由之和異矣如之何其可行也是則禮之用和爲貴者安於嚴而自和也知和而和者畏於嚴而加和也嚴不可畏和不可加畏嚴而加和名雖爲和而實不和矣天下豈有任情越禮而得舒泰安樂者乎此聖人所謂毫釐必計絲髮不差一獻而有至百拜對妻子而若對嚴賓而不

敢以爲勞且拘也老莊氏以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而乃自謂識達天人之奧何其妄哉

信近於義

全章

人之言行交際凡有悔於終者皆由其不能謹之於始若能謹之於終而慮其所終則可無自失之悔矣如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復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耻辱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夫何悔之有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終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其可以不謹乎

禮者無太過不及也耻自內出辱自外至因是初交時宗是終身以之爲依歸不必說言行皆取法他

玩皆當謹之於始皆字則言行交際當分貼三句

君子食無求飽

全章

君子食不求飽居不求安志在於學而不暇及也其學何如敏於事而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而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未必所事所言者皆是而無非又必就有道之人而取正焉斯可謂好學也矣蓋人不從事於道不可以言學學不務得乎道不可以言好今觀君子不求安飽則其立志堅矣敏事慎言則其用功實矣取正有道則其趨向正矣以此求道則道終可得謂之好不亦宜

乎若彼苟安卑近優游歲月爲無實之言而不顧執未  
到之見以爲真雖曰學云而其與不學者相去幾  
何故人不可以不學而學不可以不好必好學然後能  
成其學也

貧而無誦

全章

子貢曰處貧不爲貧所困而至於誦處富不爲富所張  
而至於驕若此者果何如其至矣乎抑未至乎子貢先  
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爲問子曰常人溺  
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誦  
無驕則能自守矣斯亦可也語其至則未也蓋貧而無

誦在貧之中而用力雖不爲貧所困然猶知有貧也未  
若貧而樂者身處乎貧之中而心已超乎貧之外矣富  
而無驕在富之中而用力雖不爲富所張然猶知有富  
也未若富而好禮者身處乎富之中而心已超乎富之  
外矣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貢曰我以無誦無驕爲至矣而夫子猶有貧而樂富  
而好禮之云卽夫子斯言則見天下之理無終窮而學  
問之功無止息也詩云人之爲學如治骨角者旣切而  
復磋之如治玉石者旣琢而復磨之已精美而必益求  
其精焉是詩也其夫子斯言之謂歟蓋詩之所指正言

人之爲學當勉勉以造其極之意亦自見於言表矣故  
曰詩之所云其斯之謂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  
矣何則詩人之言思致深遠意味含蓄故卽近以明遠  
或舉此以該彼至約而亦甚盡至顯而亦甚隱胸次拘  
滯者讀之或得其言而不能得其意或得其一意而不  
能得其餘意今爾賜也我但告爾以處貧富之道而未  
及夫詩而此詩所言又非專言處貧富之道爾乃能因  
我所已言而知我所未言觸類於一言之間而得意於  
言語之外活而不拘通而不滯與爾言詩必能知達詩  
人之深味而起發我之新意信乎其可與言詩也已矣

不患人之不知

全章

君子求在我者人不知己之學何預於我故不以爲患  
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何以取是而舍非何  
以從正而遠邪此病之在我者故當以爲患也

爲政第二

爲政以德

全章

天下之本在身人心之服在德世之爲治者但知求治  
於天下而不知求治於吾身是以心愈勞而人愈不服  
事愈多而天下愈不治苟知端本澄源而爲正心誠意  
之學凡其立綱陳紀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由是至德

之所薰蒸至誠之所感動不待賞之而民自勸不待怒之而民自威不待致詳於法制禁令之間而民自傾心向化徧爲爾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不動而衆星皆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

詩三百

全章

詩有三百篇一篇自爲一事一事自爲一義固甚博也然一言足以盡蔽其義曰思無邪蓋其所言雖多不外邪正兩端正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邪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正者固欲使人思無邪邪者亦欲使人思無邪也故惟思無邪一言足以蔽之夫一言可以蔽三百

之義此博學而詳說之者所以必務知要也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

道之以政

全章

聖人見當時爲政者但知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爲之本故謂夫人君治民導之以政示以善之當爲而戒以惡之不當爲其有不從者有刑以一之則民亦不敢爲惡以苟免刑罰而未能絕其爲惡之心自以爲惡爲可耻也刑政足以得民之畏如此若夫道之以德萃衆善於一身以立萬民之準則民之觀感興起而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使深厚者俯而就淺

薄者企而及則民將不能自遏其固有之心而且不見  
爲惡耻其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不待強之而自爲不  
待威之而自有所不爲矣德禮足致民之化如此此可  
見人君治民當以德禮爲本以刑政爲末以本爲主以  
末爲輔則天下可治若棄其本而徒恃其末而欲天下  
之治也難矣

吾十有五

全章

聖人自序其進學以勉人謂夫吾年十有五而志于學  
學者所以學乎道也如何而致知如何而力行念念在  
此必求其學之成而後已也然向於道而也猶未得乎

道也由十五而至于三十則道得諸已而有以自立私  
意不能爲之侵外物不能爲之亂守之固而無所事志  
矣然知未至於融通而守猶假於費力由三十而進至  
於四十則於道之所當然者皆無所惑卽事之粗而見  
其精卽物之顯而得其微知之之明而無所事守矣然  
猶但知其所當然而未能知其所以然由四十而進至  
於五十則天命之賦於物而爲事物所以當然之故者  
皆無不知契妙用之大原會萬殊於一本知極其精而  
不惑又不足言矣然知之雖精而猶假於思也由五十  
而進至於六十則心與理融理與心會人之言方入乎

耳而言之理卽契於心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然行比知爲稍難所知雖出於自然而所行猶未盡出於自然由六十而進至於七十則涵養者純熟矜持者渾化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從容於法度之中而縱橫左右莫非天理初不知其孰爲天理而孰爲吾心也夫豈待於勉而后中哉吾自幼至老學于道而不倦德隨年而漸進而其次第大約有如此夫聖人生知安行本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一以示學者當優游涵泳不可躡等而進二以示學

者當日就月將不可半途而廢非心實自聖而始爲是退託也

志學兼知行立則能行而道得於已矣不惑知命耳順俱以知言而行在其中不踰矩以行言而知不必言矣但知行並進不能判然相離也

孟懿子問孝

全章

孟懿子問事親必如何乃可以言孝夫子答之曰事親而能無違則孝矣懿子不能復問夫子恐其未達無違之旨而以從親之令爲孝故因樊遲御而告之曰孟孫嘗問孝于我我對曰無違意欲發無違之旨使懿子得

聞之也樊遲問曰無違之旨何謂也子曰人子之孝莫大於尊親而尊親之至莫大於以禮禮卽理之節文而上下貴賤之間各有一定之制而生事葬祭皆當以之而不可有毫釐之太過不及者也不及則謂之簡簡則慢其親而非所以尊其親也太過則謂之僭僭則犯非其分而陷其親於有過之地亦非所以尊其親也惟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是所謂無違能如此則其尊親也至而其爲孝也大矣

孟武伯問孝

全章

孟武伯問孝子曰知父母愛子之心則知人子事親之

孝蓋父母之於子唯恐有其疾病而常以爲憂此可見其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也人子能躰父母之心而凡所以守其身者亦無所不至斯可以言孝矣

子游問孝

全章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但謂其能養其親而已然能養又須能敬徒能養何足爲孝至於犬馬之賤亦皆有以養之若養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何異以犬馬待其親不孝孰甚焉欲盡孝之道者當知所謹也

註中養犬馬者之者字亦可無

子夏問孝

全章

子夏問孝子曰有深愛之心根於中而後有和悅之色著於外色不可以僞爲也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必有愉色然後可以言孝若父兄有事而弟子服其勞弟子有酒食而父兄飲食之徒養者此其足以爲孝乎

吾與回言終日

全章

聖人稱贊顏子之意若曰道未易悟言未易知明者能得其端而生疑愚者一主於昏而無得有疑則有辨無得則無疑吾與回言終日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其退處於獨而吾省之則見其動靜語默之間皆中乎道而足以發明吾言乃知向日之不違者默識心融而自無所疑非真愚也若真愚則安領命吾言而發之於獨哉此可見愚者聞言不違明者聞言有違而至明者則亦不違其不違與愚者同其所以不違與愚者異異於愚而如愚其愚不可及也

總是抑揚其詞以狀顏子悟道之妙也非始疑其愚而終乃知其不愚也亦足以發雖是躰道但只是要證其不愚之愚總歸於悟道也以躰道對悟道平說者非是

視其所以

全章

欲取人不可無知人之明欲知人不可無觀人之法有

人於此始焉視其所爲之事善耶惡耶善則爲君子惡則爲小人惡者不復觀矣其於所爲之善者又當觀其意之所由爲已而爲善乎爲人而爲不善乎意之所由有未善者僞焉而已不復察矣其於所由之善者又當察其心之所安果出於中心之好樂而安爲之乎抑出於一時之勉強而不安乎所安在是則可保其終之必爲君子矣若有不安則亦僞耳久則必變而未足以言君子也據其迹而徐考其心卽其顯而漸極其微人之君子小人了然於胸中矣豈可得而逃哉

溫故而知新

全章

溫故而能知新則不滯於有限之見聞而足以盡夫無窮之義理隨叩隨應隨疑隨解可以爲師矣

君子不器

有用而局於一之謂器君子則有格致誠正之學以充其衆理完具之心故隨所用而皆通不止于器而已以器名君子是小君子也

子貢問君子

全章

子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以其足於德也有德者必有言能言者未必有德故君子以行其所欲言者爲先以言其所以行者爲后辨難

易之等而勇爲其難審虛實之分而專務其實則德無不足而言亦有味是之謂君子

此亦必因子貢之病而告之聖人一言一藥如前章  
答四子之問孝皆是

學周而不比

全章

君子小人皆有所親厚然君子之與人親厚也以公而不以私凡屬三類而爲理所當愛皆無所不愛周而不比也小人之與人親厚也以私而不以公或以勢交或以和合其不與已同者則不知愛矣比而不周也

君子與人親厚亦宜所擇不失之泛亦不失之雜但其心惟善是與不必人之同已也此便是公心厚所當厚雖所厚者寡何害其爲周小人朋黨雖至于百終不免爲比

學而不思則罔

全章

身履其事之謂學心求其理之謂思事而思則事得其理而心有所見以爲明徒學而不思則所學者事爲之粗迹耳故昏而無得思而學則理躰於事而身有所據以爲安徒思而不學則所思者無實之虛見耳故危而不安此可見學與思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各有其弊也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吾道大中至正異端似是而非學者於異端專治而欲精之則其言近理而愈足以惑人將率天下之人以陷於邪妄之歸而莫之覺其爲害何如哉

攻字重精之則見其爲害矣故集註以專治而欲精之釋也蓋不精則淺陋易見不甚動得人

由誨女知之乎

全章

子路好勇蓋有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何者爲知何者爲不知皆了然于吾心之間而無自欺之蔽矣豈不可以爲知乎夫子所以以是告子路者非欲其安於所不知也蓋有自欺之蔽則無可進之機必有自知之明乃能求進而有所知之理也

是知也只貼入無自欺之蔽一意

子張學干祿

全章

子張爲干祿而學故夫子教之曰君子之學盡其在我者而已在我者有言行也所聞必多則言有所資然所聞之中不無可疑者未可以言也則闕之不言其餘所不疑者可以言矣而又未可以易言必慎而言之能如

是則言當理而寡尤所見必多則行有所資然所見之中不無未安者未可以行也則闕之不行其餘所已安者可以行矣而又未可以易行必慎而行之能如是則行當理而寡悔言寡尤行寡悔則名譽著聞而人有求而用之者雖不求祿而祿自至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

全章

哀公問曰人君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民心之所在天理之所在也天理之順逆民心之好惡也順理曰直逆理曰枉舉直錯諸枉則好惡當乎民心之公民其有不服乎舉枉錯諸直則好惡拂乎民心之公如之何能使

民服也

季康子問使民

全章

季康子問欲使民敬我忠我而又皆勸於爲善如之何子曰臨民以莊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民自敬於我矣孝於親慈於衆則其德足以爲民之表其恩足以結民之心而民自忠於我矣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善者益進而不怠而不能者亦將勉強而企及其有不勸者乎

或謂孔子曰

全章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而問曰子奚不爲政孔子

所以不仕之故必有難以語或人者故托詞以告之曰  
書之言孝有曰君陳能孝於親友于兄弟又能推廣此  
孝友之心以爲一家之政于以嚴內外之別明長幼之  
序均施與之惠使一家之人各得其所焉書之所言如  
此人能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治民乃爲爲政  
乎是雖夫子之托詞然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人而無信

全章

人而無信吾不知其如何可行也蓋人必有信而后可  
行猶車必有輓軌而后可行也若大車無輓小車無軌  
其何以行之哉知車無輓軌之不可行則知人而無信

之不可行矣蓋語言無實衆人所賤處家則不可行於  
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蓋無所往而不見阻也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全章

子張問自此以后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欲知未來  
當觀已往蓋古往今來有一定之理而厭常喜新無一  
定之制彼殷繼夏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常禮之  
大者則殷因乎夏而不能變矣若夫制度文爲或有餘  
而損之或不足而益之如變尚忠而尚質變建寅而建  
丑之類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也周繼殷而有天下者  
也其於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則周因乎殷而不能變矣

若夫制度文爲或太過而損之或不及而益之如變尚質而尚文變建丑而建子之類亦皆有已然之迹而可知也夫綱常亘萬古如一日制度隨時世而改更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自今以后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其所因不過此三綱五常其所革不過此文爲制度無不可得而知者豈但十世而已乎

非其鬼而祭之

全章

非所當祭之鬼而祭之者是其心有所誦也見所當爲之義而不爲者是其氣之不勇也此可見人惟當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可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也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

全章

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非之謂夫禮莫大於分罪莫大於僭季氏以諸侯之大夫而用天子之八佾以舞於其家廟之庭是事之大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忍爲蓋旣忍於無君則亦無所不忍矣

孰不可忍不必就父與君以其非夫子語意也

三家者以雍徹

全章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雍詩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必有此事則歌此詩也今三家之堂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

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事則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于  
堂乎適見其無知妄作耳 奚取言其甚無謂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

全章

仁具於心而爲禮樂之本必得其本然後禮樂爲之用  
蓋禮所以將吾心之敬不仁則心亡而敬安在哉既不  
敬則禮之本失夫是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而言動  
進退淺陋粗率自與禮不相干涉禮豈爲之用哉樂所  
以宣吾心之和而不仁則心亡而和安在哉既不和則樂  
之本失矣是雖周旋於鐘鼓鏗鏘之際而節奏疾徐暴  
戾不和自與樂不相管攝樂豈爲之用哉

林放問禮之本

全章

林放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故  
以禮之本爲問夫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  
稱之曰大哉此一問也何則本末兼備乃爲禮之全躰  
逐末則忘本而失禮之意有本則有末而禮之全躰在  
其中矣是問不其大乎今以禮之本言之凡物之禮必  
先有質而后有文質爲本而文爲末本末得中文質適  
宜固爲可貴故禮與其奢而過於文則寧儉焉儉雖非  
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喪禮與其易而節文之習熟  
則寧戚焉戚雖非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儉者物之

質戚者心之誠禮之初不過如此文章儀制特因儉戚而生將以節其無已之情而文其率真之態耳

可以儉戚爲禮之本不可以奢易爲禮之末盖末只是文而奢易則文而過者也所謂繁文也

夷狄之有君

全章

諸夏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禮樂素備而名分素明也今夷狄且有君而爲臣者猶知尊其君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夫以中國而同於夷狄尚不可况夷狄之不如乎然則世道之變也亦甚矣當待何時而始復其常乎

季氏旅於泰山

全章

季氏將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以大夫祭之僭也爾爲之臣獨不能救其陷於僭竊之罪歟對曰不能子曰爾旣不能救而止之則季氏必遂祭泰山矣雖然季氏必祭而泰山必不享彼林放尚能問禮之本曾謂泰山肯享非禮之祭而不如林放乎聖人言此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君子無所爭

全章

君子恭遜初無所爭必也惟於射而後有爭乎盖所射

有中否所中有多寡而因以較其勝負是亦爭也然其未射也則自出次以至階自階以至堂凡三揖以讓而後升也及其既射則相揖以降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是則雖不勝負之較而自始至終但見其相與雍容揖遜而其爭也終亦君子而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信乎君子之無所爭矣

全章當在君子無所一句截

巧笑倩兮

全章

子夏問曰詩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夫素無文而絢有飾素與絢本異也乃以素爲絢何謂也子

曰詩人之意非言其以素爲絢也蓋言繪事後於素必先有素也然後可以加絢繪也子夏因此而有悟曰繪在素之後則禮其在忠信之後乎蓋素地未成繪何所施誠心不足文將焉用必主之以忠信不欺而後飾之以威儀華采則文質彬彬而可謂之君子若未有質而徒事於禮文卒歸於僞焉耳非君子之學也子貢固論詩而知學如此故夫子稱之曰因我之所以言而知我之所未言是能起發我之志意與爾言詩必不滯其心於章句之末而得其意於語言之外可與言詩也已矣

夏禮吾能言之

全章

夏殷二代之禮皆聖人隨時損益之制吾嘗講明其理以傳之於後不可使之遂泯滅也然夏禮吾能言之而杞爲夏之後亦無足以徵吾言無徵則又誰信之杞宋所以不足徵者正以典籍放逸賢才衰謝故也使其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徵吾言而二代之禮不至於遂泯滅無傳矣今也不足惜哉

禘自既灌而往者

全章

魯國君臣之於禘祭也當灌地降神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既灌而往則浸以懈怠而誠意微矣夫既無誠意則禮器之設皆爲虛器禮文之施皆爲虛文吾不欲觀之矣大抵當時魯之君臣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爲言者蓋魯之禘非禮夫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故發此歎也

或問禘之說

全章

或問禘祭之說何如夫子之意一則以或人粗淺未足以講明乎深遠之理一則以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但答之曰禘說最難知非吾所能知也苟有人能知其說真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則其察理之精微而天下無不可處之事盡誠之極至而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之於治天下也其

如示諸斯乎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其所謂如示諸斯者正謂其如示諸掌也言其明且易也

祭如在

全章

門人記夫子祭祀之誠意謂夫祭以誠爲主而吾夫子之祭則極其誠者觀其在家而祭先祖也則孝心純篤宛如先祖在位而身與之接焉其在官而祭外神也則敬心專一宛如神明在位而見其容聲焉夫鬼神無形與聲豈有在耶極孝敬之心如鬼神之在耳夫子祭祀之誠意如此果何以見之嘗自言曰吾嘗祭祀之時或有故不得已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以伸吾孝敬之意故禮雖已行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卽此言觀之則其祭祀必致如在之誠可知矣

王孫賈問曰

全章

王孫賈衛之權臣欲得夫子附已故設言以諷夫子曰時俗之語有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蓋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夫子答之曰媚奧媚竈皆不可也至尊莫如天天以理爲主而禍福與奪夫人人苟逆理而獲罪於天更無所禱而能免者媚竈固不能免媚奧亦不能免也蓋奧固尊竈固用事以天臨之則奧及卑而

竈亦自失其權矣故人但當順理耳豈可一有所媚乎  
天卽理之說恐非夫子答王孫賈語意且逆理則獲  
罪於天於文理亦不順書曰惟德動天易曰天之所  
助者順也中庸註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夫子  
又曰天生德於予天之將喪斯文孟子曰夫天未欲  
平治天下合此數天字觀之則天之義可識矣。罪  
字正指禍福言不必依小註

周監於二代

全章

夏尚忠商尚質其文皆未盛也周監二代之後集其禮  
之大成而損益之制度儀章纖悉備具郁郁乎文哉我  
生斯時則當從時王之禮况其禮文之盛如此又非有  
不可從者此吾所以從周也

子入太廟

全章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每事必問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  
卽此言觀之亦可見其非不知而問矣所以旣知而猶  
問者蓋雖已知而未親其事亦須問而後加審也此所  
以爲敬謹之至也

講是理也不可用雖知亦問句

射不主皮

全章

鄉射禮曰射不主皮言禮射所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也所以然者何也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之不同等若主貫革則惟有力者得射而禮之有無不可知矣此所以不主貫革也然自武王克商之後偃武修文而所尚如此今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但知有武射而不知有禮射雖禮射亦主於貫革而古人尚德之風不復見矣是可嘆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全章

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是謂告朔之禮而尊君尊祖之大節係焉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謂告朔之禮已廢而告朔之禮猶供以有用之物充無實之費欲去之以省費也子曰賜也爾愛其羊固欲餼羊之去我愛其禮猶幸此羊之供蓋禮廢羊存名猶傳而未泯因名責實禮雖廢而可與是則羊之供固禮之寓也若併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豈可惜小費而忘大禮哉

事君盡禮

全章

事君自有當然之禮人臣之所宜自盡者謂之盡禮是於其所當然者能無虧欠耳非於禮之外有所加也今

也事君盡禮人不以爲當然而反以爲誦也大抵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慢見夫子違衆從禮而以爲誦者宜也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誦而夫子之言止於如此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臣

全章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當如之何孔子對曰君臣之合自有相須之勢而其使事之間亦各有當然之道君之使臣也當知其爲吾之股肱耳目而不可有一毫輕忽之意養之以重祿而有敬之之實隆之以躰貌而有敬之之文是謂使臣以禮而君之道盡矣臣之事君也當

知其爲吾之腹心元首而不可有一毫虛僞之心有官守則必盡其職而國爾忘家有言責則必盡其言而公爾忘私是謂事君以忠而臣之道盡矣君盡君之道而不求之於臣臣盡臣之道而不求之於君則何上下之不交而德業之不成哉

關雎樂而不淫

全章

讀關雎之詩見詩人哀樂得其性情之正也詩言文王之於后妃求而得之也則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其樂可謂盛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宜其有是樂也樂雖盛何嘗失其正

而至於淫乎方其未得也則寤寐思服展轉反側其憂可謂深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宜其有是憂也憂雖深何嘗害其和而至於傷乎詩人之性情如此學者當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

全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不知而妄對曰夏后氏立社以松殷人立社以栢周人立社以栗其所以以栗者何義也戮人必於社立社以栗蓋欲使民知所戰栗也宰我此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民之心夫子聞而責

之曰大凡事既成矣雖有失亦不之說以說之無益也事既遂矣雖有失亦不之諫以諫之無益也事既往矣雖有失亦不之咎以咎之無益也今爾立社之對固爲失言然斯言之玷不可爲也雖責爾竟何益故我亦不爾責也夫子言此正所以深責之欲其知言之不可妄發而加慎於將來耳

管仲之器小哉

全章

以一心包天下之理而一私少萌則蕩然以爲本之未立以一理處天下之物而一物失所則歆然以爲分之有虧大丈夫之局量規模固如此管仲不知有此以私

意小智之所成就而侈然自謂聖賢終身之盛德大業亦不是過故夫子譏之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儉嗇之人多狹小而不大然則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以爲遊觀之所官事不攝而置官屬之盛其奢如此焉得儉或曰知禮之人多文飾而不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位居大夫而禮同諸侯其僭如此焉得爲知禮以管氏爲知禮則天下皆知禮之人矣孰不知禮夫子因或人之疑而荅之如此則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蓋其中之所容受者深則雖以伊周之格天事業其自視亦若浮雲之過太虛耳外之所發施者大則其所成就必有大過人處而其功烈亦不至如彼其卑也其功烈旣如彼其卑而又自以爲戾而縱欲犯禮無所顧忌則其規模局量何如哉

子語魯太師樂曰

全章

子語魯太師以作樂之道曰樂之節奏不可不知也蓋聲有清濁高下而括之以五音音各有清濁高下而統之以十二律聲律不全不足以爲樂故樂之始作必音律具備而翕如也及其縱之也有清有濁有高有下五

音和暢而純如也純則易至於混亂又必一音自爲一音而清濁高下皦然而明白也皦則易至於間斷又必五音相爲起伏而清濁高下繹然而連續也夫翕如之餘有純如純如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自始至終曲盡節奏之妙是爲樂之一終也

儀封人請見曰

全章

夫子周流至衛其儀邑之封人請見曰平日之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焉今夫子之至於斯我獨不得見乎於是從者通其言於夫子而見之出謂從者曰二三子何患夫子之失位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亂極

當治而夫子之德如是又足以轉亂爲治吾知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以開生民之耳目豈久失位也哉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

子謂韶盡美矣

全章

樂所以象功而亦所以彰德蓋德所以宰是功而功則昭布之於樂也故觀大韶之樂則見其聲容俱盛而當時紹堯致治之功皆充滿於人之耳目固盡美矣然性之之德與夫揖遜而有天下者亦皆默寓於聲容之間而可以想見盡美而又盡善也觀大武之樂則見其聲

容俱盛而當時伐紂救民之功皆洋溢於人之見聞固  
盡美矣然反之之德與夫征伐而有天下者亦皆潛著  
於聲容之表而可以微觀盡美而未盡善也樂觀其深  
矣徒得其美而不得其美之實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  
德者乎吁韶武之樂今皆不可考矣然九功惟叙九叙  
惟歌載諸禹謨周武滅商三成而南著作樂記學者合  
而觀之則雍容自然之風發揚蹈厲之氣亦自有不可  
得而同者大抵樂貴於和惟心一中和之至則樂同天  
地之和舜之德中之至舜之樂和之極武王之德非不  
中而其樂非不和也較諸舜不能無少讓耳

盡善未盡善俱就樂上見得

居上不寬

全章

居上以寬爲本必其心有是寬則卽其寬而觀其條教  
法令之所以行是寬者何如若不寬則失居上之本雖  
有條教法令之施皆無足論者矣吾以何者而觀其得  
失哉爲禮以敬爲本必其心有是敬則卽其敬而觀其  
威儀進退之所以達是敬者何如若不敬則失爲禮之  
本雖有威儀進退之節皆無足論者矣吾以何者而觀  
其得失哉臨喪以哀爲本必其心有是哀則卽其哀而  
觀其禮文度數之所以節是哀者何如若不哀則失臨

喪之本是雖節文習熟何足言哉吾又從何而觀之哉  
大抵本深則末茂心存則事舉縱未盡善要不識爲君  
子路上人若無其本而專逐於末卒歸於浮誇虛僞而  
去道也遠矣如之何其可行也故聖人教人千變萬化  
都說從心上來

此寬敬哀在心內都就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太  
過不及而得失分矣故註中觀其所行之得失  
寬是寬仁之寬非寬緩也

###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

全章

居處之關係甚大里俗之仁厚爲美得是里而處之薰  
陶漸染以成其德調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智者  
當知所擇矣苟擇里而不處於是則是不知其美而是  
非有不明矣焉得爲智

不仁者

全章

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不可以久處約久樂必  
淫不可以長處樂惟仁者與理爲一隨所往而安於仁  
自然不濫不淫也知者真知仁之可好隨所往而利於  
仁有所守而不至於濫與淫也

惟仁者

全章

有天下之至公而後有天下之至正衆人心蔽於私故好惡拂人之性惟仁者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極天下之公故其藻鑑素明而權衡素定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而所好當於理是謂能好人也見人之惡者則惡之而所惡當於理是則能惡人也

苟志於仁矣

全章

志者念之深惡者仁之反苟志於仁則必惟仁是爲而自遠於惡矣豈復有爲惡之事乎若過舉則未必無也

富與貴

全章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則有害於仁故君子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初無害於仁故君子不去也夫君子之所以爲君子也者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然君子之爲仁不但外明取舍之分尤當內密存養之功殆必心存於仁而無終食頃刻之遺雖造次亦必於是不以造次而放其心雖顛沛亦必於是不以顛沛而失其心如此則無終食之遺而存養之功密矣然必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四書淺說 論語一卷 三五  
發明正蒙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  
瞬有存所謂無終食之間違仁也總是心常存而不  
放

常惺惺則無終食之間違仁矣

外行不謹則內守不固頃刻間斷雖善必粗此內外  
所以貴於交養也○註中無時無處不必分貼

我未見好仁者

全章

我夫子勉人爲仁意謂我未見好仁者與惡不仁者何  
也蓋吾所謂好仁者非淺淺知好之而已必其真知仁  
之可好而好之之篤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如是始可

以言好仁吾所謂惡不仁者非淺淺知惡之而已必其  
真知不仁之可惡而惡之之深其於爲仁必絕去其不  
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加乎其身如是始可以言惡不仁  
此二者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然人雖難能而  
至之亦易蓋爲仁由己欲之則是志之所至氣必至焉  
果能一旦奮然用其力於仁則可以馴致於好仁惡不  
仁之地我未見其欲進而力有不足者然人之氣質不  
同疑亦有之但我實未知見而所見者皆立志卑下暴  
棄自安而不肯用力於人者也實用力而力不足者誰  
與是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仁特人無必爲之志耳

首一節言人難得中一節言仁可爲末一節言人自  
不爲也

人之過也

全章

論人之過當原人之心人之存心不同故人之過也亦  
各於其類而不能以皆同如仁者過於厚不仁者則過  
於薄仁者過於愛不仁者則過於忍卽其過而觀之則  
人心之仁不仁可知矣豈可以其有過而遂謂之不仁  
哉

朝聞道

全章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不聞道  
生也徒然死亦有愧苟平日積累而一旦豁然則其立  
心行已之間自不容有毫釐頃刻之悖而此生爲不虛  
矣縱然卽死夫亦何憾甚矣哉道不可不聞也

士志於道

全章

於道有見者一切外物皆忘之矣布衣蔬食如此錦衣  
玉食亦如此彼何預於我哉若夫士志於道而猶以衣  
食之不若人爲耻則其識趣卑陋而於道蓋未涉其涯  
也何足與議哉○志字輕看

君子之於天下也

全章

事各有當然之理而心則爲衆理之會然事之感也無

四書章句  
論語一  
常而心之應也貴虛故君子於天下之事不敢萌一己之私執一偏之見而曰此事吾必如是而爲之此事吾必不如是而爲之也惟據其事之理而酌以吾之心理當如是而爲則爲之理不當如是而爲則不爲之吾何與於其間哉

君子懷德

全章

君子懷德而念念循理小人則惟溺所安而忘其所謂德矣君子懷刑而不敢爲惡小人則惟利是逐雖有刑法在前亦不暇顧矣趨向不同公私之間耳

懷德之君子高於懷刑之君子懷惠之小人比懷土之小人又爲下矣

放於利而行多怨

凡事一依於利而行不復知有理則旣拂乎人心是非之公而且有害於人受其害者固不能堪不受其害者亦有所不平也取怨不亦多乎

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

全章

國以禮而治禮以讓而行蓋禮所以正人倫序品物而綱紀乎世道一日去禮則身不修家不齊而國不可治也然禮不虛行誠使爲國者知天地人物本自一躰而無一之可慢而莊敬和樂之心充滿於內而不雜以一

毫怠忽慢易之非則禮之本立矣由是而著之於身則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而大綱細行無一不與禮合者由是而及之於人則誠意所感既有以與其辭讓固有之心而舉動以禮又足以爲言行視聽之則將見人皆由禮而無一人弗率肆然自逸於禮法之外者也則其於爲國也夫何難之有若無是禮讓之實心則禮之本不立而著於威儀言動之間遽然淺陋粗率驕肆放蕩而無足觀者矣其如禮文何哉而況於爲國乎蓋未有內慢而外能敬者亦未有身不由禮而能使國人皆由於禮者信乎爲國之不可不以禮讓也

禮讓不必說是禮之讓二字一意只是恭敬之心猶云敬讓也能以禮讓爲國不必說以此禮讓去治國猶云爲國者而有禮讓也

爲國者心存禮讓則身出於禮人化於禮爲國何難若無禮讓之心則雖吾一身且不能使之率禮況於國乎大意如此

不患無位

全章

君子求其在己者彼位之有無何預於己故不以爲患若有位而不能立則是在己者有未盡是可患也人不知己之學何損於己故亦不以爲患若無德業可以見

知于人則是在已者有未盡是亦可患也君子爲已之學如此及是而爲人則亦小人儒矣可乎哉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全章

曾子學將有得夫子呼其名而告之曰天下道理自有大本原君子爲學當知所歸宿彼事物之在天下千變萬化其機不一而其理之具於吾心者則至一也吾惟隨其事之來而一以貫之則隨事隨宜固不待事事物物安排布置而自無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所者一者心也道之躰也一以貫之則心發於事而爲道之用也吾道如此而已爾惟反而求之於心則道固卽此而在而

無事於他求矣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躰之一耳一聞夫子之言卽脫然有悟而速應之曰唯蓋其真積力久之餘已造極於融貫會通之境如將見而未深入耳至此則身到其中而四門洞開八窓玲瓏鳶飛魚躍皆在左右向見其汗漫浩博而今則見其簡易要約而無不包括矣向見其彫刻辛苦而今則見其從容閑暇而不甚費力矣曾子悟道之妙蓋如此及夫子出門人問曰一貫之旨何謂也曾子以一貫則學者之所未及而難言而忠恕則學者之所當爲而易曉故借以明之曰夫子一貫之道其卽忠恕而

已矣蓋盡此理於心而無一毫虧欠之謂忠推此理於事而無一物乖戾之謂恕以忠爲恕而變化有萬其卽夫子之一貫乎萬而爲小德之川流也緣恕求忠而渾淪惟一其卽夫子之萬原於一而爲大德之敦化也無忠則恕不行無一則萬不貫忠恕之相爲躰用與一貫之相爲躰用其理豈有異乎知學者之忠恕則知夫子之一貫矣雖然忠待於盡恕假於推而一貫則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無待於盡而推其生熟安勉固有不可得而知者若論躰此爲彼躰彼爲此用則忠恕實無以異於一貫一貫卽自然之忠恕忠恕卽勉然之一貫也魯

子借彼明此亦可見其深悟一貫之旨而善於發明與義者或者恐忠恕之卑乎一貫乃謂是忠恕亦當以自然者言殆非曾子開示門人之本意且旣謂之忠恕則非自然而其相爲躰用之同於一貫自不足以累一貫之自然而卑之也尚何疑哉

君子喻於義

全章

君子但知有義而已出處去就辭受取予一以義爲之可否不復知義之外又有所謂利者焉是謂喻於義也小人但知有利而已凡事一依於利度其可以得則欣然爲之不可以得利則不爲於義之可否置之不復問

矣是爲喻於利也

喻字不必說是知其纖悉曲折也言凡事但知有此而已就行事上說

見賢思齊焉

全章

天命之性衆人之所同得故見人之賢則必思與之齊而勿甘爲人下也物欲之蔽亦人之所易昏故見人之不賢則必自省於內而恐已亦有是惡也

事父母幾諫

全章

人子之事父母也父母有過則起敬起孝委曲柔順而幾微以諫之見親志有所不從又必起敬起孝而復諫

之固不可以其不從而遂止不諫亦不可恐其不從而遂顯然直諫也其又不從甚至被其捶撻之苦亦不敢疾然而所謂起敬起孝幾微以諫者終不自己也如是則親之心亦度乎其可回而不至陷於有過之地矣不違者不背其初也初諫而後不諫是違也初幾諫而後直諫是亦違也兼此二意方盡

父母在

全章

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故父母在不可遠遊以繫累其親之心或不得已而遠遊亦必有定方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

父母之年

全章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何也蓋人子惟常記憶父母之年則固喜其已有此多年又懼其將來之年無多也既知所懼則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雖三公之貴不以換其一日之養矣

古者言之不出

全章

古人之於言每重之而不敢輕出何也蓋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古人務實常以行不及言爲耻此所以不輕出其言也以約失之者鮮矣

人多以放肆失之若以約失之者鮮矣蓋收斂近實則日就規矩之中豈不可以寡過乎

君子欲訥於言

全章

大凡君子之人知放言之易而欲訥於言知力行之難而欲敏於行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欲者自欲如是也非戒勉之辭

德不孤

全章

秉彝好德衆人同然之心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故人惟無德則已有德則自不孤立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一反一正言之不必泥註解

事君數斯辱矣

全章

凡事君者君有過則當諫諫不行則當去若言至於煩數則君厭聽而反見辱矣凡處朋友者友不善則當導之以善導之而不納則言止若言至於煩數則友厭聞而反見疏矣蓋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或言或止皆當以義也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

全章

子謂公冶長素行之賢可妻也雖常陷於縲紲之中非其自致之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遂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能謹於言行若遇邦有道必不見棄邦無道亦可免於刑戮是可妻也遂以其兄子妻之

子謂子賤

全章

夫子稱子賤曰君子哉若人然使魯無君子者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可見魯國多賢而子賤能取諸賢也有志於爲君子者其可無師友之助乎

賜也何如

全章

子貢好方人見夫子以君子許子賤而不自知其爲何等故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蓋取其才之可用

也子貢曰噐之爲類有貴賤大小之不同賜果何噐乎  
子曰女自是非常之噐乃噐中之瑚璉也瑚璉用之宗  
廟而飾以金玉噐之貴重而華美者也

雍也仁而不佞

全章

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當時以佞爲賢故或人論仲弓  
曰雍也可謂仁矣但惜其不佞耳子曰焉用佞彼佞所  
以應谷乎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  
惡耳何益哉女以雍爲仁仁則吾所不知但何用佞其  
不佞乃所以爲賢也

子使漆雕開仕

全章

子使漆雕開仕必其學有所見而亦可以仕也開對曰  
明躬而後可以適用達理而後可以治人吾於此理未  
能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未可以仕而治人也此  
見開之所見者大所期者遠不以所旣得者自安而孜  
孜向進蓋未已也故夫子悅之

道不行

全章

舉世皆不我用而吾道不行吾何爲周流於四方吾將  
乘桴浮于海永不與世接矣從我而往者其由也歟蓋  
由勇於義能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也此夫子憂世  
憫道而爲假設之詞也子路聞之以爲實然而喜夫子

之獨與已故夫子曉之曰不憚浮海之困而敢於必行由也好勇可謂過我矣但以吾言爲實然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我豈真有憤世長往之心而果爲絕人逃世之事哉有所感而不能自己耳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全章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仁道至大其或有或無吾所不知也武伯以夫子必知之而不言故又問其仁矣乎子曰由也好勇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其才之可見也如此仁則吾不知也問冉求仁矣乎子曰求也多藝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其可見者如此仁

則吾不知也又問公西赤仁矣乎子曰赤也知禮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其可見者如此仁則吾不知也此見聖人不沒人所已能而亦不輕許人所未至也女與回也孰與

全章

子謂子貢曰女自視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一有所聞則融會貫通卽始而可以見終蓋盡天下之理而無所不知也賜也一有所聞則比類思索因此而可以識彼其於天下之理所知有幾何哉賜固自知其不及回也子曰女誠弗如回也然女旣自以爲弗如則是自知之明而且不難於自屈矣自知之明則不

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畫於已至吾許女弗如之  
說也

發明卽始見終者舉一理而萬理皆通也始終字不  
可泥總是言其所知之盡也見道而至於一則聞一  
可以知十矣曾子之聞一貫子貢之聞性與天道亦  
庶幾哉無上智之資必拆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  
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也

宰予晝寢

全章

古之學者以怠惰荒寧爲懼以勤勵不息自強而宰予  
志氣昏惰當晝而寢故夫子責之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墻不可污也志氣昏惰之人教何所施乎今予如  
是蓋無足責者言其不足責正所以深責之且宰予平  
日能言必皆好學篤志之論今也晝寢則是行不逮言  
故夫子旣責其志氣昏惰復以行不掩言者重警之曰  
昔者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則信其行亦如是而今以  
後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不遽信其如是必觀其行之  
實而後信之我之所以改此聽言信行之失者蓋因宰  
予之事而改之也然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  
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  
言而敏於行耳

吾未見剛者

全章

其志卓然其氣浩然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  
搖其中而屈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蘇子所謂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  
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  
爲之蕩此之謂剛必夫天之所以與於人者甚厚而人  
之所以成乎天者甚脩理無不明而已無不克乃足以  
臻此有所見而未真有所養而未熟者不足以與此故  
夫子嘆之曰吾未見剛者言其人之難得也或者不知  
所謂剛而對曰申棖剛夫子曰堅強不屈之謂剛棖也  
慾多慾則易屈美焉得剛

無慾乃能不屈故不屈須廣說不必說是不屈於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全章

仁者與理爲一自然無所不愛子貢學未至聖安可自  
許於仁而乃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  
人不曰勿而曰無自然之至矣故夫子曉之曰賜也非  
爾所及也言仁者地位未易到也

夫子之文章

全章

子貢得聞性與天道而嘆其美曰夫子之文章著於威  
儀文辭之間莫非教也而亦無所隱也學者皆可得而

聞也若其所謂性與天道隱諸造化而爲人物之所以生具諸人心而爲事理之所自出無聲無臭耳目所不能盡至微至妙思慮所不能測夫子欲言之恐學者馳心空妙入耳出口而卒無所益故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也此見聖門施教有序而學者貴於自得教有序故學者不皆聞聖道之論學有得則終也或得聞至論之旨聖人豈吝教者哉必待學者有以受之耳不受故不授也

子路有聞

全章

子路勇於進善有所聞則隨行之若有所聞而未及行則其心惕然唯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孜孜勉勉必力行其所聞而后已也

**發明**未之能行句輕重在唯恐有聞上夫未之能行而唯恐有聞則終無不及行者矣總是言其急於行也或者不識記者立言之意而疑子路勇於必行又胡爲有聞聞而未之能行也必求其不及行之故失其旨矣

孔文子

全章

子貢問曰孔文子之爲人若無足取者何以得謚爲文也豈謚法亦有所不公歟子曰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

位高者多耻下問彼則敏而好學位高而不耻下問是以亦謂之文也盖有一善足取亦公論之所錄也豈待經天緯地然後得爲文哉

子謂子產

全章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而盡待人之禮其事上也敬而守爲臣之分其養民也惠而有及人之深恩其使民也義而無姑息之弊政是四者皆道理之當然而君子之所尚也

晏平仲

全章

常人未嘗無所交而皆未盡善惟晏平仲善與人交何也盖常人之交初或敬而久則玩玩則必不能全交惟平仲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爲善交也

臧文仲居蔡

全章

知所務之謂智臧文仲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於椽其諛瀆鬼神一至於此既諛瀆鬼神必不務民義是於所當務者不務而在所不必務者反惑焉安得智

令尹子文

全章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其制行如此果何如子曰斯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

身可謂忠矣曰制行如此亦難矣獨不得爲仁乎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未知子文之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果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安得遽以仁許之子張又問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是邦之臣不忠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至一邦則又曰是邦之臣不忠猶吾國大夫崔子也又去之其制行如此果何如子曰斯人也潔身去亂不使弑逆之惡得汚其身可謂清矣曰制行如此亦難矣獨不得爲仁乎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未知文子之所以潔身去亂者果見夫義理之當然而脫然無所累而非有不得已於利害之故乎安得遽以仁許之大抵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軀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者不足以名之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猶夏之事文子之事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返於齊則其不仁也明矣聖人辭不迫切而思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仁之名庶幾其可默會乎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全章

季文子每事必三思而後行夫子聞而譏之曰遇事固不可不思然思而至於再思亦可矣何用三思蓋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此再思之所以爲可而三思之所以反感也

審武子

全章

有道則仕無道則隱此智者之所爲也審武子當文公有道之時則出而仕是其智也及成公無道之時乃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智者之所深避而不肯爲者乃冒然爲之是其愚也爲志而安常守分無事可見雖善猶可及也爲愚而卒敗於愚則亦未見其能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不敗於愚而成於愚是其愚之不可及也蓋處常易處變難敗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成天下之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天下之事於多事之時則尤難矣武子之愚信乎其不可及哉非其智高出乎萬夫之上不能爲是也

歸與歸與

全章

夫子周流至陳知道不行而發嘆曰周流至此蓋已極矣胡不歸哉胡不歸哉吾觀吾黨之小子狂簡其識見之高明志意之遠大亦斐然有可觀矣然不知以中正

之道自裁而時出乎規矩法度之外細行或有不矜實  
事或有未副耳今吾道既不行胡不歸而裁之使其由  
於斯道之中而因以傳道於來世也耶

斐然成章申言其狂也不知所以裁之申言其簡也  
狂簡二字且慢講留在下文

伯夷叔齊

全章

人皆知夷齊之介而不知夷齊之量彼其平日嚴於惡  
惡宜若狹隘而無所容矣然所惡者惡其惡也非惡其  
人也人能改其惡卽見其今日之善而不念其舊日之  
惡其好惡之公而德量之廣如此故被其所惡之人亦  
不甚怨之也

希字亦有二說須依註說

孰謂微生高直

全章

存已之誠而無所計較順物之理而行所無事是之謂  
直人皆以直稱微生高以予觀之安得爲直或乞醯焉  
其家無有乃乞諸其鄰而與之曲已之意以徇物之求  
掠人之美以市已之恩直者固如是乎所枉雖微而害  
其所以養心者不亦大乎可不謹哉

巧言令色

全章

人之盛德莫貴於誠心直道人之可惡莫甚於邪媚奸

險巧言令色足恭邪媚之甚也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匿然而有其人奸險之甚也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左  
丘明耻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是謙已  
以誨人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顏淵季路侍

全章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知有已而不知  
有人是私於已也由也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  
無憾蓋舉身外物無足係戀之甚而朋友同類又何爾  
我之分由之志如此顏淵曰偁是善而自有其善斯喪  
厥善矣回也願無伐善無施勞蓋德無不全自盡吾性

分之所固有耳何足誇伐恩無不被自盡吾職分之所  
當爲耳何足張大回之志如此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  
曰內自一家外及天下有先於我而爲老者焉有與我  
同等而爲朋友者焉有後於我而爲少者焉老者所當  
安也我則養之以安朋友所當信也我則與之以信少  
者所當懷也我則懷之以恩隨此身之所接而加以吾  
所固有之心從物之所自來而與之以物所自有之理  
我之志亦不過如此卽此觀之自有物物各得其所之  
妙真如天地之化工因物付形而已不勞焉其視顏子  
之平物我子路之濟人利物其生熟大小自有不可得

而同者矣大抵子路之志主於勝已顏子之志在於忘已夫子則舉天下萬物皆有於已無意於忘已而已無不忘不專於濟物而物無不濟者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然使顏子充養至熟則亦無異於聖人而子路之志不以勢利拘若達却便是這氣象學者志聖人之所志當學子路始

已矣乎

全章

人非聖人孰能無過無過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夫有過而能改者斯亦可矣然必自知其過而內自訟者乃能改其過而復於無過也我觀當今之人有過而能自知者蓋已鮮矣若夫知過而內自訟者寧不爲尤鮮乎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夫能自知其過而內自訟之人矣乎得見斯人而與進於無過之域而爲天地間之一完人豈非吾心之至願哉觀夫子此嘆特恐學者不知過之可改而甘心於自棄耳

十室之邑

全章

大凡生質之美者多以美質自恃而生質之不美者則以不美自棄殊不知至道之妙非不學所得聞而聖人之地亦由學而可至故夫子言此以勉人曰十室之小邑亦必有忠信之質如丘者焉但不如丘之好學也可

見好學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鄉人美質之不  
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論語卷之二

重刊補訂四書淺說論語卷之二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

全章

夫子稱仲弓曰雍也可使南面以仲弓寬洪而不褊急  
簡重而不煩躁得人君之體故夫子以是許之也仲弓  
蓋亦自知其所行之簡而夫子許之之意有在於是又  
自疑其所謂簡有要直疎略之異故問曰子桑伯子之  
爲人亦可使南面乎將因夫子之許與否以證簡之得  
失也夫子答之曰可也簡言伯子之簡亦僅可也非言  
其可居南面也仲弓未踰可字之意而疑夫子之過許

乃言曰簡可以治人而不可自治必先自處以敬凡其一動一靜常若有所畏而不敢忽焉則必存於內而有  
一定之主矣由是見於臨民處事之際自能達事之理  
灼事之幾順其所當然而不撓亂於私意行其所無事  
而不紛更於智術是謂行簡以臨其民將見事得其理  
而無叢脞之煩民得所安而無騷動之擾其南面以臨  
民也不亦可乎若先自處以簡隨其意之所安而憚規  
矩之拘任其情之所便而厭點檢之煩則心逸於外而  
中無主矣由是於事之來也但知多事之可厭而不知  
執事之機但知事煩之爲勞而不知御煩之術凡一切  
事不問其輕重緩急有所係無所係當周密不當周密  
而一以簡行之如此則法度施而民無所循紀綱廢而  
事有不立不亦失之太簡乎太簡恐不可南面以臨民  
也仲弓之意蓋以已之簡出於敬而爲要直之簡伯子  
之簡出於簡而爲踈略之簡簡有得失而可否異焉是  
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子  
曰雍之言然蓋夫子之意正以伯子之簡爲未善而南  
面臨民必居敬行簡之人而後可也  
可也簡猶言簡也可仲弓錯認謂伯子可居南面者  
以其簡耳故云云講可也簡須以已意識論斷講若

依夫子語意則難措辭亦不可於可也處作一截只作一句說

居敬行簡不可兩平說玩集註如是而三箇字便見行簡是本居敬來荀子曰能定而後能應未有主而事能得其理而不煩也

不亦可乎非說是簡之可是可其南面臨民也故曰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

全章

哀公問孔子以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好學何以見其好學夫人之常情怒於甲未免移於乙過於

前未免復於後而回也怒於甲未嘗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回也克己之功一至於此可謂真好學矣惜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弟子中無有如其好學者不特弟子中所無抑亦未聞有如此之好學者既曰今也則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好學在克己上不遷怒貳過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甲乙以彼此言

子華使於齊

全章

子華爲孔子出使於齊冉子子華友也爲子華之母請

粟於孔子孔子答之曰吾與之釜釜六斗四升冉子病其少而請益夫子曰吾與之庾庾十六斗既與釜又加之庾冉子又病其少欲再請益則不可乃自與以已之粟五秉秉則十六斛矣夫子聞而非之曰赤之爲我適齊也乘肥壯之馬衣輕煖之裘其家之富如此我聞之君子周人之急而不繼人之富今赤已富而汝乃爲之請粟而又多與之不爲繼富矣乎夫子此言所以責冉子多與之非而又以見已之所以與少之意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宰有常祿夫子與之粟九百皆其所當得者原思辭孔子止之曰此皆女所當得者不必辭有餘而以與爾鄰里鄉黨之貧乏者不亦可乎

一則與所不當與一則辭所不當辭故聖人皆教之以義也○看此一章須要得義字子華爲夫子使齊義也冉子爲請益且與之五秉非義矣夫子又非之以君子周急不繼富卽義之所在也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義也思之辭非義矣夫子教之以推之鄰里鄉黨此又義之所在也

子謂仲弓曰

全章

仲弓聖門賢弟子也想當時人必有以其父賤而行惡病之者故夫子私論之曰雜文之牛固不可用爲犧牲

而所生之子其色純赤其角周正自可以用祭山川縱使人欲不之用山川之神其肯舍諸夫子言此以見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公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全章

仁者心之德而不能累於欲遊吾門者惟回也能於三月之久心一於仁而絕無私欲之累也其餘則或心在於仁而有一日之久或心在於仁而有一月之久皆不能如回之三月不違也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不可泥定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

全章

季康子問夫子以仲由可使爲大夫而從上之政歟子曰由也果果者氣剛於事之來也當斷則斷而心無所疑可行則行而人不能撓於從政乎何有又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達者識明於事之來也揆之以理而可否無差稱以權之而輕重不紊於從政乎何有又問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藝謂多才能其於應事接物之間必有流通轉變之術設施措置之方繁瑣巨細皆足以泛應而不窮矣其於從政也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全章

季氏遣使召閔子騫爲費邑之宰閔子騫曰我之心不

四書章句  
論語  
卷一  
五  
欲仕也爾其死轉善爲我辭焉若辭不許而再來召我則我必出境而去之汶上矣決不應彼之召也蓋大夫之家本非賢者之所樂仕况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閔子何如人也肯爲之臣乎

伯牛有疾

全章

伯牛有疾想非常疾也夫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疾勢如此其亡必矣然其以此疾而亡是誠命矣夫以斯人也而乃有斯疾也以斯人也而乃有斯疾也言斯人素有德行理不應有是疾也不應有而有之所謂莫之致而至者非命而何

賢哉回也

全章

夫子稱顏子曰賢哉回也何以見其賢也蓋其所食者一簞之食所飲者一瓢之飲蕭然在於陋巷湫隘之中他人處此蓋有不勝其無聊不平者矣而回也處之泰然略不以是而改其所自得之樂則有以出于尋常萬萬矣賢哉回也

非不悅子之道

全章

冉求聞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故言於夫子曰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求也非不欣慕而求以至之也但資稟昏弱心雖欲進而力有不足耳子曰所謂力不足者非不

四書章句  
論語二卷  
用其力也蓋以努力求進以至於中道因力之不足而不得不廢耳欲進不能是所謂力不足也今女乃溺於怠惰安於小成畫地以自限其所至初未嘗實用其力以求進也安得自委之於力不足哉大抵爲仁由己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必至焉安有心悅夫道而力有不足者哉冉求蓋亦未嘗真知道中之味而深悅之耳若果悅之深則必如顏子之欲罷不能矣何患力之不足哉

女爲君子儒

全章

子夏之病大抵泥於近小而昧於遠大故夫子謂之曰同一儒者之學而有君子小人之分彼其專務實學而無慕外之心是爲己之學而君子儒也學不務實而有慕外之心是爲人之學而小人儒也兩之爲學務爲君子儒勿爲小人儒爲君子儒則日進於高明終必至於成己爲小人儒則日流於污下終必至於喪己義利之界可不審歟心術之微可不慎歟

子游爲武城宰

全章

正人端士學者之準繩陶冶也得其動靜言論於聞見之間自能使人釋邪鄙而生敬畏凡欲成其道德廣其事業者皆不可以不得斯人而親之也故子游爲武城

宰而夫子問之曰女得人焉爾乎言女爲宰於彼亦嘗得立心正直制行端重之人而與之往來交接否能得其人則身心政事默有補益是可喜也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者其爲人也行必由大道不由小捷之徑進見必以公事非公事則未嘗至於偃之室其人之爲人如此偃在武城僅得此一人也夫滅明之可取僅此二事本小事也而子游取之自以爲得人者蓋觀人之法卽其小可以知其大卽其一節可以知其操心行已之大槩豈必索其全體要其終身然後足以知人哉今卽行不由徑一節觀之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卽非公事不見邑宰一節觀之則見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信乎滅明之爲賢人而子游之取之爲知人也然自世俗觀之則必以滅明爲迂且簡非子游之正大其孰能知而取之

孟之反不伐

全章

有功未足爲難有功而能不伐爲難若魯大夫孟之反者能不伐矣何以見之彼戰敗而奔以殿後爲功孟之反當我師之奔而能爲殿是其功也及將入門正國人矚耳目之時乃策其馬曰戰敗而奔人皆爭先我安敢獨居後爲悍敵哉特以馬行不進不得不後也夫有功

而當稱人廣衆之中能以言而自揜其功惟恐人之歸  
功於已而已不得辭焉其謙抑退遜一至於此真可謂  
不伐者矣大抵客氣未易消磨私欲未易退聽故學者  
之害於伐居多好名之心勝則伐善以好名好利之心  
勝則矜功以謀利自非器量宏深規模遠大能多容杯  
勺而不泛湧四溢哉然必識爲之先也識不足而強欲  
其器之宏難矣哉先儒曰量隨識長誠哉是言也古之  
君子善蓋天下功在萬世而自視若浮雲之過太虛亦  
是識到

不有祝鮀之佞

全章

居今之世必佞如祝鮀美如宋朝然後人悅而好之若  
不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而欲免世人之憎疾難矣哉  
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而巧其如簧者無所容又曰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而玉表石中者不見好古  
人之好尚如此而今之好尚則反是風俗大壞人情不  
美宜吾夫子之傷之也

誰能出不由戶

全章

戶者人所必由之地誰能出不由戶道者事物當然之  
理若大路然其爲人之所當由尤甚於戶而亦不難由  
也而世之人何故乃不肯由斯道也當由而不由不亦

深可恠哉

質勝文則野

全章

忠信誠慤本於中心之自然者爲質威儀文辭見於言動之燦然者爲文言焉率真動焉任情而威儀文辭無足觀者質勝文也則謂之野言若野人之太朴而無文也威儀抑抑文辭秩秩而忠信誠慤反不足焉文勝質也則謂之史言若史官之多文而少實也質勝文則野非君子也文勝質則史非君子也必也寓忠信誠慤於威儀文辭之中本質以爲文而文不流於虛僞著威儀文辭於忠信誠慤之表昭文以飾質而質不失於麤疎文質彬彬如此然後可以言君子矣君子者成德之名華實相兼有是根本而又有是枝葉也表裡相稱此無有餘而彼無不足也在學者則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須知文質彬彬與文猶質質猶文之說不同蓋本末並重非適均也

文質彬彬以成德者言不待損益者也

人之生也直

全章

實理自然而人得以生是人之生理本直也人必順是理然後可以保其生今或不直則逆其生理矣逆其生

理宜其死也而乃不死者幸而免耳

性字從心生性之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嘗不自然耶自然處便是直殘忍無耻是罔之也西銘曰害仁曰賊釋之曰逆害天理滅絕本根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以害理爲滅絕本根此言殊有味知害理之爲滅根則知罔者之當死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全章

識得此道爲事物當然之理而不可以不求者之謂知實用其力以求此道而孜孜汲汲不少休廢之謂好全體此道於身融會此道於心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

浩然自適之謂樂知之者固愈於冥然無知者矣然未能實用其力比好之者爲不如矣好之則能實用其力而非徒知之而已然求之而未得行之而未至比樂之者爲不如矣樂則無所不得無所不至而爲學之成矣夫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如此然則有志於道者可不由知而好由好而樂歟

以地位之高下言勉學者之意在言外

之字指道樂之是樂道也顏子之樂不以樂道言故朱子語錄謂顏子之樂又較深其意蓋謂顏子之樂是道得於已而自有其樂也若說樂道則與道猶爲

二也然此章樂字亦是有所得而樂之也謂其與道為二可乎雖曰樂道其與得道而自有其樂者何殊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又曰樂斯二者註曰和順從容無所勉強其地位亦高矣既曰此樂字與樂斯二者之樂一般而又曰顏子之樂較深則是顏子之樂又過於自然矣是亦可疑

中人以上

全章

道在事物雖無精粗之二致人之造道自有深淺之不同君子之教其可以槩施乎故資質學力在中人以上者則可以語上也上者理之高深玄遠者也可以語上者蓋我以是語之則彼自有以受之在彼不為無益在我不為煩瀆也若資質學力在中人以下者則不可以語上也蓋彼未有領受之地而吾遽以高深玄遠者語之彼將泛問遠思而妄意於陵躐入耳出口而無補於身心故但可語以日用常行之理而不可以語上也

理一也無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之殊自吾人之所見言之則有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之異此所以有難知有易知有可以語有不可以語者苟能一旦豁然則剛風上轉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載地不為大涓涓穿石不為小鬼神

之屈伸往來不爲微草木之榮悴開落不爲顯經濟  
乎四海九州不爲遠致慎乎閨門衽席不爲近聖賢  
制禮作樂之本不爲精童子洒掃應對之節不爲粗  
周公之誅其兄不爲不悌石碣之殺其子不爲不慈  
大禹之家傳不爲德衰於堯舜湯武之放伐不爲得  
罪於夷齊陸象山之主靜不爲枯寂而入於禪朱晦  
翁之分拆不爲破碎而流於俗周濂溪傳授太極於  
二程不爲私學而輕泄天機二程子不授太極於諸  
子不爲吝教而自孤道統蓋太極渾然而事事物物  
無不各具吾人耳目之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之所  
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  
異之所由分而學者之進入不容無難易教者之指  
引不容無差等也

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程子曰  
不可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故尹彥明半年方得看  
大學西銘今之教者一見後生小子卽駭之以太極  
圖以自炫其高而不知其言不當可以先傷了太極  
矣故愚常謂周子之傳授太極於二程者太極也程  
子之不授太極於諸子者亦太極也

樊遲問知

全章

樊遲問如何可以言智子曰智者知之明務民義而不  
怠敬鬼神而不諂是能知其所當知而不惑於其所不  
可知可謂智矣若不務爲善去惡而專媚神以求福免  
禍則愚矣不智也又問如何可以言仁子曰仁者心無  
私惟急其事之所難爲不計其效之所當得是其心一  
於理而無功利計較之私可謂仁矣若一有所爲而爲  
而責效於旦夕之間則雜矣非仁也

知者樂水

全章

山水皆有可樂仁智各有所樂智者之所樂在水仁者  
之所樂在山夫智者何爲而樂水也蓋其達於事理而  
周流無滯其體動也動則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何爲  
而樂山也蓋其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其體靜也靜則  
有似於山故樂山智者惟其動則疏通洞達應萬變而  
不窮不亦樂乎仁者惟其靜則安常鎮定保一真而不  
喪不亦壽乎

觀集註故樂水故樂山之故字是說智者之樂水以  
其動也仁者之樂山以其靜也有推原之意一說卽  
智者之樂水見其動也卽仁者之樂山見其靜也似  
欠通

壽卽天壽之壽一說天理常存而無私欲之間爲壽

非是

靜而有常此有常與躁動紛擾相反

莊子曰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每至於族勑力甚微諫然已解提刀而立爲之却顧爲之躊躇滿志此可見動而不括故樂老氏以清虛無爲恬淡寂寞爲長生久視之訣亦可見靜而有常者之必壽也

齊一變至於魯

全章

齊魯皆經聖人之治其初政俗本無不美也亦不可以齊爲不及魯也及至孔子之時則齊魯皆非昔日之齊

魯矣然魯雖衰不過人亡政息耳而禮教信義之風猶有存者齊則經桓公管仲之霸盡掃太公之遺矣而純皆功利誇詐之習無復如魯之猶有存焉者矣故曰齊一變至於魯言必先革其霸習之餘乃得僅如今日廢墜之魯也其在魯則但取先王典章之廢者修之取先王法度之墜者補之而周公伯禽昔日之盛可復見矣故曰魯一變至於道

觚不觚

全章

以是噐而名之爲觚者以其制之有觚也今觀是觚則不觚焉既不觚矣尚得謂之觚哉尚得謂之觚哉大凡

物必有其實然後稱其名道既失矣實已非矣而猶虛負是名顧名思義能無歎乎觚哉觚哉之歎夫子之意豈專在於一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

全章

宰我問曰仁者切於救人苟有告之曰有人墜於井中彼亦將隨人入井以救之乎宰我此問蓋慕仁者之美名而又憂爲仁之陷害有難於爲仁之意也夫子告之曰隨人入井以救人仁者安得有是哉彼君子之心切於救人告之以井有人焉而使之奔走往救則固可得而使之也若欲使之隨人入井而陷之則不能也是何

也仁者未嘗無知覺也大凡遇事應變人可得而欺之以理之所有不可得而罔之以理之所無惟其可欺也故可逝也惟其不可罔也故不可陷也蓋人有墜井之理而墜井亦有可救之理若隨人入井也而可以救人此則無是理也以此言之則拯溺仁者之所必爲也殺其身而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爲也宰我又何憂之深乎又何憚夫仁之難爲而不爲乎

君子博學於文

全章

文者道之散殊有千緒萬端之繁禮者天理之節文無太過不及之差者也不博於文則不能融會貫通而灼

見其所謂真是者不約以禮則視聽言動出於規矩準繩之外而失其是矣故君子博學於文會萬理以審此心之量而又約之以禮守一理以爲修身之要如此則見極其真而動必以正亦可以弗背於道矣

子見南子

全章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夫子誓之曰予之所行若有不合於禮不由其道者則得罪於天而天厭之天厭之蓋南子在衛君夫人也夫子見之見小君也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中庸之爲德也

全章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乎中惟中庸之爲德也其德之至極而無以加者乎自世教衰民不興行非過乎中則不及乎中鮮有此中庸之德也今已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

全章

子貢有志於仁而未知其方以爲人道之大非窮高極遠不足以言仁故問曰如有博施恩澤於民盡天下萬民之衆皆被吾恩澤而無不濟者如此可謂仁乎子曰此何止可以言仁仁者未必能及此也蓋仁者雖有博

施濟衆之心而勢有所不及力有所不足也必也行仁極至以造於聖者而後能之乎然聖莫過於堯舜吾想堯舜之治天下其心猶自以博施濟衆爲未能也蓋天下如此其大人其衆聖人之心亦安保無一物之不得其所乎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夫所謂仁者心無私欲之間而已如成立也通達也已之所欲亦人之所欲也但自私者不無爾我之分藩籬之限也安能以已及人而愛人猶已乎仁者則廓然太公視天下之民莫非已也不厚於已而薄於人也  
也而於人亦扶持培植而與之俱立在已固欲已之達

也而於人亦開導引誘而與之俱達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此所謂仁也然此乃欲盡而理純無待於推已以勝私也未至於此者當何如哉唯能近取諸身以已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無異乎已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如已欲立也必推之以立人已欲達也必推之以達人此則恕之事而爲仁之方法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仁通乎上下博施濟衆亦仁也而曰何止於仁者非謂有過於仁也言不待至此而後可以言仁也存心愛物而無私欲之間則仁矣博施濟衆則極仁道功

用之大而限於勢力之所不及雖得時得位而行仁造極如堯舜者猶有所不足也必博施濟衆而後可以言仁則仁之地位終無時而可到矣子貢蓋求仁於遠而不知反求之於吾心也心無私焉是雖窮居陋巷不能成立一人何害其爲仁心猶有病則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未免爲器小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以仁者之心言立字達字皆兼內外說內焉而身之成立外焉而居住安穩皆所謂立也內焉而理無不通外焉而行無不得皆所謂達也狀仁之體體字謂體段模樣也非體用之體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

全章

作者之謂聖作未易能也古人有作我惟述之初未嘗有所作焉其所以述而不作者正以古人之作天下之理備矣其所以告詔夫人者無復遺矣有足信而可好者我深信而篤好之但見其在所當述而無用於復作也然我老彭亦信好而傳述者也我之信好而傳述亦竊比於我老彭而已蓋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

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略脩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

默而識之

全章

學莫貴於自得莫病於自足而尤莫病於自私默焉不言而此理實存於心而自不能忘焉是自得也既自得矣而又加學習之功而無厭射之意不以既得而自足也學不厭而足以成已矣而又成不獨成以其得於己者諄諄誨人而無倦怠之心必欲人之同得乎善而無所私焉此三者皆君子之所貴也而何者能有於我哉然此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蓋聖人之心虛而不滿望道而未之見也非自以為是退托也

識者常存而不忘也非記憶也

德之不脩

全章

脩德講學徒義改過此四者日新之要也今也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則德無由成而學無由明矣善日少而惡日長矣終歸於下而無望其日新矣是吾憂也

日新者日日益進而不已也脩德就心內說脩者治

而去之之謂治去稂莠則嘉禾生治去私欲則天理  
完道得於心之謂德徙義改過就事上說脩德養心  
也講學窮理也徙義改過力行也

子之燕居

全章

聖人道德內充而其容色之見於外者無不各得其宜  
執圭而鞠躬過位而色勃見賓則有見賓之容色承祭  
則有承祭之容色至於閑居無事既非執圭在位亦非  
見賓承祭故其容則申申然而舒泰其色則天天然而  
和悅是其當燕居之時又有此燕居之氣象也

申申天天對嚴肅敬懼說不對怠惰放肆說故程子

中和之說在圈外

甚矣吾衰也

全章

甚矣吾氣之衰也何以驗之蓋吾向也氣盛之時常夢  
見周公而今也久矣不復夢見周公卽吾久而不夢周  
公觀之可見吾之衰也甚矣大抵有是氣則有是志有  
是志則有是夢孔子夢見周公者志欲行周公之道也  
其志欲行周公之道者以其氣之盛而可以有爲也及  
其氣衰則無復是志而亦無復是夢矣或曰聖人血氣  
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今日老而氣衰則無復是  
志何也蓋所志非一有以不屈於物而言者有以兼濟

乎物而言者其不屈於物之志則氣衰而志不衰惟兼  
濟乎物之志則氣衰而志自衰其所以氣衰而志自衰  
者蓋不能以此生將窮之日而畢吾平生無窮之願也  
理也亦勢也况乎聖人一身關乎造化氣運聖人之氣  
衰亦可以占造化未泰之機驗吾道不行之兆而平日  
倦倦懇懇不能自己者亦可以已矣然則夫子之老而  
不復夢周公也又何疑哉

夢人授以五色筆而文日藻夢筆還人而遂無佳句  
皆氣之盛衰爲之也

志於道

全章

學莫先於立志志莫要於志道道者人倫日用之間所  
當行者是也不志於道則趨向一差而有千里之謬故  
必知道之所在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  
惑矣志於道者期欲得此道而猶未得也及行此道而  
有得於心則謂之德德而不據則雖得之必失之故必  
據於得而守之固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據於  
德者隨所得而守之於心德猶未全也至於私欲盡去  
而心德純全則謂之仁仁而不依則私間發而全者虧  
矣故必依於仁而終食不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  
理之流行矣自志道而據德自據德而依仁則本之在

內者無不盡矣然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必游心於是而玩其理焉則有以盡乎物理周於世用而其雍容涵泳之間非僻之心亦無自而入矣不然則本之在內者雖無不盡而未之在外者猶有未周是亦君子分內之欠也故必志道據德依仁而又游於藝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君子之道尚何有加於此

學文乃弟子小學之職格物在誠意正心之先而游藝又在據德依仁之後何也學字格字游字要有分別

自行束脩以上

全章

性者萬物之一源而非我之得私也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也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言人惟不知求教則已苟知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所謂立必俱立成不獨成也聖人愛人之心何如哉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聖人與天爲徒其肯隨天而坐視斯人之瞶瞶而不有以開之乎韓愈曰聖賢者時人之耳目此言殊有味也

註云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此意輕

不憤不啓

全章

學莫貴於有疑尤莫貴於能悟疑者深思而未達也悟者因此而識彼也不知疑何以能覺悟不覺悟何以能長進故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蓋皆思慮積久有疑而未能自信也因其意之通未通而爲之通其意因其辭之欲達未達而爲之達其辭則釋然矣沛然矣否則聽之不審而得之不固我爲徒勞則彼亦無益也然憤而啓之悱而發之者亦不過卽其所憤所悱之一端而因以啓發之耳未暇旁及其類也所謂舉一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因其所已言悟其所未言是舉一隅而能以三隅反也於此而復告之則所聞益富而知識日以益明所得益深而道之全體庶幾可盡否則彼猶滯礙而未有悟入之機我爲煩瀆而徒增口耳之贅亦何益之有哉由此言之聖人非有吝教之心正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

一隅三隅者言物之有類也舉一隅而反以三隅者所謂比物醜類也皆假借之言不可拘泥

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約而達微而滅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約微罕譬教者之

不盡言也達滅喻學者之能自得也此正所謂舉一隅而能以三隅反也既能反以三隅矣而又必復之者蓋義理無窮殊端異類雖能聞一以知二尚須更端而再告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

全章

夫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蓋臨喪而哀哀心既勝自不能飽也夫子於是日吊哭則不歌蓋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此可見聖人當哀而哀得其性情之正也

新安陳氏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

或遇歌樂可以已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

全章

夫子告顏淵曰世苟用之時可行也則出而行初未嘗必於行也世苟舍之時當藏也則退而藏初未嘗必於藏也出處以時隨遇而安惟我與爾能如是夫子路見夫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故問曰用舍行藏夫子既與回同矣若行三軍則所與同者誰歟子曰恃其血氣之勇徒手搏虎徒手馮河自擬必死而不以為悔者我不與行三軍也我所與行三軍者必其平日為人凡臨事而能敬懼以處之有智慮

而好謀而又有決斷以成其謀者也夫子言此皆所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用則行舍則藏猶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也專在兩箇則字上見進退脫灑無意必係累也不必說用之則有可行舍之則有可藏也  
聖人出處只看義理如何當出則出當處則處在中人之情則到不得已然後安之於命其心未嘗無意必也必於行者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必於藏者則用之而不行不待舍之而自藏矣亦不必說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

行藏只是身之出處不必說道而道自與之俱矣

富而可求也

全章

富貴貧賤在聖人則安於義在中人則安於命又其下者則固不知義爲何物而亦不知人之生也有命而謂富貴可以力求朶頤乞墻無所不至故夫子設言以曉之曰使富而可以人力求也則雖爲執鞭至賤之士而可以得富吾亦爲之而不辭矣如有命焉而非求之所得則亦從吾所好之義理而安之耳何必終日營營爲無益之求以取辱哉

子之所慎齊戰疾

全章

齊以交於神明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是皆事之至大而不可不慎也故夫子雖無所不慎而於此尤加之意焉

子在齊聞韶

全章

夫子在齊得聞韶樂之音因而學之三月之久心一於是而不知肉味既而歎曰向也但聞韶樂之美然猶不意其作樂至於如此之美也蓋自三月忘味之後有以究極夫情文之脩而凡其功之隆而爲其聲之盛得之至而爲其和之極者莫不深有契於其心如身歷其時而親見其人也故不覺其嘆思之深如此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

全章

夫子居衛時適晉人納蒯瞶而其子輒拒之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曰不知吾夫子亦以衛君爲當立而爲之否子貢曰諾吾將見夫子而問之也於是入見而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蓋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子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意以夷齊兄弟遜國者也衛君父子爭國者也遜國者之賢否既明爭國者之順逆自見矣此子貢之所以爲善問也夫子荅之曰此二人者皆古之賢人也謂之賢人則見其平日所處皆合乎天理制行之

四書章句  
高拔出乎流俗其遜國之爲是不待明言而可知矣然  
子貢之意猶以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于一時之激  
發感慨其中心亦有所難而未能脫然無一毫之芥蒂  
則其迹雖甚高終亦辛苦勉強而不可以槩責之于衆  
人而衛君之爭尚亦有可恕焉者故又問曰二子制行  
雖高不知其心亦有怨悔不樂之時乎夫子答之意謂  
凡事合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之謂仁今觀二子  
平日所爲其志將以求夫仁也其志各遂是得仁也有  
是志而不遂其所求而不得則怨二子之求仁而皆得  
夫仁無一不遂其志者何怨之有子貢于是乃悟曰夷  
齊遜國尚有可議則夫子必不深與其人今旣稱之爲  
賢人而又亮其中心之無怨則其所處之是無復可議  
而父子爭國者之得罪于天理而見絕于聖人也尚何  
疑哉故出語冉有曰夫子不爲也

求仁得仁暗指遜國而逃一邊說不兼諫伐而餓  
講怨乎與求仁得仁不必露出遜國字只就其平日  
制行說則遜國在其中矣蓋遜國一事是其素行之  
大者也

飯蔬食飲水

全章

我之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其困亦云極矣然身在

是則樂亦在是初不以窮困而少損吾自適之真也若彼不義之富貴于我觀之漠然如浮雲之無有何嘗動于其中耶

元氣充實者無時而不安所值之風寒暑濕不能爲之侵非防之使不侵也內固而外無由入也天理渾然者隨處而皆樂適然之富貴貧賤不能爲之動非強之使不動也心泰則自無不足矣

加我數年

全章

天時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其理畢具于易然于易有得者則上識天時下盡人事卷舒隨時而不滯

趨避以正而不流是易之爲書乃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而欲吾人學之以免過者也使天假我數年使我得以沈潛反覆而悉其心于易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究天時人事之理而會之于象辭變占之中庶幾動靜不失其理趨避必由于正固未敢周旋無虧而纖悉皆當也其于根本節目之大者亦可以與其不喻閑而免于過差矣夫聖人生知安行動無非易若無待于假年以學易而僅得無大過也而猶言此者蓋深見易道之無窮使人知其不學則不免陷于有過之地而不可以不學也又以見夫聖人以上智之資

四書注疏 論語二卷 二十九  
猶有待于假年以學之而又僅得以無大過焉人其可  
以易而學之哉

子所雅言

全章

夫子有所罕言者有所常言者常言維何詩也書也執  
禮也皆其所常言者也蓋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  
以謹節文皆切于日用之實故常言之

三者固皆切于日用而三者之中執禮又爲最切者  
也或曰易爲天地鬼神之奧春秋乃史外傳心之要  
典其不雅言之宜也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君子無故  
不去琴瑟則樂之切于日用初不減于禮而夫子不

雅言之何也曰秦漢以來古樂不作至今天下亦小  
康使無禮則瀆且亂而人之類滅矣天下不能一朝  
居矣樂之切其得與禮並乎或曰樂比禮固稍緩比  
于詩書則似爲更切雅言詩書而不及樂當更有說  
小註中諸儒之論俱未釋然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全章

葉公問孔子之爲人于子路子路不對蓋葉公不知孔  
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  
實有未易名言之者歟及夫子聞之謂子路曰女當時  
何不對之曰其爲人也惟篤于好學而已于理有未得

也則發憤以求之憤之極直至于忘其食及其既得而樂之也樂之極雖事之在所可憂亦忘其憂矣一憤一樂二者循環俛焉日有孜孜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云爾觀聖人此言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一橫一直說則是二意卽所謂全體不息也弘毅二字盡之矣蓋其一憤一樂二者循環宜至老而不倦則無一理之或遺矣無一時之或息矣至極只粘帶全體說猶言全盡無遺也不可

以憤之極樂之極爲至極此至極在憤樂至極之外亦不可以憤忘食樂忘憂分屬全體至極以不知老之將至分屬純亦不已蓋憤忘食樂忘憂是遂事說必兼不知老之將至然後見其一憤一樂之循環而理皆全而且無間斷也發憤忘食不可專就求知一邊說蓋心有未通身有未體皆所謂未得也

我非生而知之者

全章

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假于學而自無不知者所謂生知也我則非生而知之者我之所知者得之于學也彼古人之嘉言善行成憲舊章載諸方冊以垂訓後人者皆義理之所在人惟不知好之故或忽之而不求或求

之而不敏此理之所以不明而知之所以有蔽也我則篤好夫古而敏以求之或因言以觀其用或考迹以求其心或檢閱其文質詳略之異而斟酌其因革損益之宜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孜孜汲汲務得其中之精義至理而不少有所忽忘也此吾之所以知也所謂學而知之者也然夫子本生而知之者而亦未嘗不學也雖曰謙已誨人亦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退託也蓋聖人自有聖人之學此其聖之所以益聖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不當言也鬼神乃陰陽之屈伸往來又理之至微者未易言也故夫子平日絕不以語人也

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嘗及此或問夫子于春秋紀尖異戰伐篡亂于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未嘗及是不得已而書之于書必有訓戒存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所罕言利命與仁子所不言怪力亂神雅言罕言不言莫非教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全章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何則師也者所以引人為善戒人為惡以成人之德者也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擇其善者景仰歆慕以取法其善是善固我之師也其于不善者則反觀內省恐已亦與之類而不由其惡焉是惡亦我之師也故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人惟以向善為心則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富貴德澤將以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隨所遇之人所處之地而皆足以發吾義理之正也若其于自暴自棄則遇善必嫉其勝已遇惡必與之同惡相濟久處約則必濫久處樂則必淫蓋無所往而不自賊也故曰一雨露也梧櫝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咸其自取焉耳

饒氏曰此節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

張氏曰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此則言外之意從之者從其善也改之者不從其惡也不可以改之為改已之惡

天生德於予

全章

四書淺說 論語二卷  
桓魋欲害孔子子曰天之意不可知然惟卽其賦我以如是之德則亦不可謂無意于我者也夫天旣有意于我則必默相我于冥冥之中而我之命固不懸于桓魋氏之手矣彼雖欲害我徒自絕于天耳其能如我何苟能如我何是天得而勝也以至尊無對之天豈區區一桓魋之所能勝哉然夫子雖知天意之有在而微服過宋避患亦未嘗不周也盖有是天命又當有是人事不修人事而一聽之于天非知天者也

二三子以我爲隱乎

全章

糟粕煨燼舍太極之動靜人倫日用見鳶魚之飛躍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正欲學者留心于踐履事爲之實以審其至當不易之歸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固卽此而在而無事于他求矣諸弟子不知其然乃謂夫子之道必有高深而不可幾及者而平日教人則皆無甚高深之論是必有所隱而然故夫子釋之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一所行而不昭然以示爾二三子者是丘之所爲然也今觀夫子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不各中其則是其妙道精義最高而深者無時而不發見于日用之間如日星麗天光輝炳耀信乎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未嘗有隱焉者也

程文以作止語默無非教貼在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內講其理則然也但在後學發明則可若作夫子自言則殊不類聖人謙已誨人氣象講此題須要有斟酌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夫子以四事教人四者何學文以明其理也修行以履其事也感于物而發其心者必無一念之不忠也本諸心而應乎物者必無一事之不信也此四者夫子之所以教也

忠信有體用之分不然則只是三件而非四教矣

不文則行無所之不忠信則行皆無實文與行有先後忠信只是誠實于力行無先後也

小子之學文講說其大槩也此之學文博究其精微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全章

聖人者人之至也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學而至于爲君子者斯亦可矣蓋聖人神明不測大而化之君子則才德出衆大而未化者也然君子豈易得哉不惟君子不可得而見至于天資粹美志仁無惡之善人吾亦不得而見之矣今但見資質之有恒者斯亦可矣夫有恒

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  
于聖者是有恒乃入德之門也人必何如方謂之有恒  
不過質實無偽耳蓋惟其質實無偽乃能常久不變如  
使本無也而爲有之狀本虛也而爲盈之狀本約也而  
爲泰之狀此則虛誇無實暫爲而無以繼雖欲有恒不  
可得矣知無恒之失則知有恒之義矣人惟有恒則以  
是篤實之心而充之以無倦之學庶幾由善人而君子  
由君子而聖人不終于有恒而已也

亡而爲有三句只是假借來形容一箇虛誇無實耳  
凡語言張大容止華飾便是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

而爲泰之狀看書及此類當得意而忘言不可拘泥  
子釣而不緇弋不射宿

愛物者聖人之本心然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漁獵以  
取物然于漁也則但釣而取其不用命者不用網絕流  
而盡取之于弋也則緣弋其飛者而宿者則不之弋不  
欲出其不意也夫於取物之中而有愛物之仁此可見  
其本心矣是心也天地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也雖  
殺妻求將調子食君之人亦皆有之惟聖賢能勿喪耳  
嗚呼一身之外萬物何多痒疴疾痛誰其覺之不綱不  
射宿魚川泳而鳥雲飛聖人之胸中何如哉玩想此意

恍惚遲日江山春風花草俱在吾目前直欲往從曾點  
與之浴沂詠歸而不知大塊間之有封域限隔也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全章

事必有當然之理而貞者則事之幹也故有作則當以  
知爲之先而后是非可否得其當世蓋有不知而妄作  
者在我則無是也然知亦未易也人惟多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善惡皆記之以備參考如此雖未能實  
知其理而知亦自此進矣是知之次也未有所知者可  
不由此以求知哉

多聞固須擇多見亦須擇多見固須記多聞亦須記

二句互相發

互鄉難與言

全章

互鄉之人習于不善難與言善有童子請見而夫子見  
之門人疑以爲不當見也夫子釋之曰人一旦有慕善  
之心自潔而求進見我但許其今日之能自潔耳固不  
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今日之進見耳亦  
不復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  
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何必爲已甚乎

仁遠乎哉

全章

憚於爲仁者皆曰仁最遠於人也然以予觀之仁豈遠

乎哉不遠也何以見其不遠蓋凡物之遠者求之未必  
得得之未必速若夫仁者心之德人惟心放而不之求  
故有以爲遠者我但欲仁而反求之則一念方動而此  
仁隨生矣求而必得得而且速信乎其爲本心之固有  
而非自外至也夫豈遠哉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此意用在我欲仁斯仁至內  
講所以明上文仁遠乎哉之意也

陳司敗問昭公

全章

魯昭公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陳司敗以昭公  
娶同姓失禮之大者而乃負知禮之名有所不足於心

故問曰人皆曰昭公知禮果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蓋他  
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而又不顯言其所以  
不知禮之事則其對之宜如此司敗不以爲然及孔子  
退適遇巫馬期揖而進之曰吾聞君子平心直道而公  
其是非賢否於人不私其人而爲之黨也由今觀之君  
子亦黨乎何則吳魯皆姬姓也同姓雖百世而婚姻不  
通者周道也魯君娶於吳是爲娶同姓也以其同姓而  
諱之不曰吳孟姬而曰吳孟子繫子於吳其能掩乎娶  
吳之子於禮合乎然則魯君蓋不知禮者也君而可謂  
知禮則人人皆知禮之人矣孰不知禮夫君不知禮而

四書章句  
論語二卷  
夫子以知禮與君是私之而不欲明其過也非黨乎巫  
馬期述司敗之言以告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  
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受以爲過而不辭曰有過不  
得聞則過無由改此不幸之大者也丘也幸苟有過人  
必知之知於人則聞於已而可改圖於後日矣豈非幸  
乎夫子既受以爲過則昭公不得爲知禮可知矣大抵  
附遠厚別明微別嫌此風化之大端而陽君之善諱君  
之惡亦臣子之至情得其一而或失其一皆未足爲盡  
善也而吾夫子知禮之答聞過之幸片辭隱約之間而  
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忠厚之意是非之公舉於此乎在  
非聖人其能然乎是真可以爲萬世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

全章

子與人同歌而見其歌之善則必使之覆歌所以使之  
覆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然後從而自歌以和之  
所以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  
容云云 讀者宜詳味之

文莫吾猶人也

全章

言不皆道而有次第條理謂之文以是道體之於身見  
之於事謂之躬行君子若論文則文莫吾猶人也若論  
躬行之君子則我今未之有得此皆聖人之謙辭而其

意則欲人知夫言易而行難言虛而行實易而虛者在所緩難而實者在所急也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全章

大而化之之謂聖心德渾全之謂仁當時必有稱夫子以聖與仁者故夫子辭之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當哉抑以仁聖之道爲之於已而不厭又以是道訓誨夫人而不倦則可謂如此而已矣公西華聞而嘆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蓋爲之可能也不厭不可可能也誨人可能也不倦不可能也蓋非實有是道於已則必有時而厭倦也是則夫子本欲辭仁聖之名而自處於勉強行道之列而成已成物孜孜汲汲愈足以見其純亦不已之妙欲辭其名能掩其實乎

子疾病子路請禱

全章

夫子有疾子路請欲行禱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有疾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情在周公猶爲之固不爲非也但不宜請於病者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於命而諂於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不爲也但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而問以有諸蓋欲子路深省其理之有無無其理則不必禱有之則素行有愧於神明者而後用禱也而子路未達對曰有之古誅文曰禱爾于上

下神祇此可以證其有也子曰果爾有之則丘之禱亦已久矣不待今日有疾而始禱也蓋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自顯及微無非會合神明之地自少至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又何待有疾而始悔過遷善以解謝鬼神之責如衆人之爲哉常觀聖人平日不居其聖而禱天之言慨然自與無所推讓如曰天生德於予又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如此之類皆因事論理明白斷制以釋學者疑懼之心蓋其自謙也不爲退託其自任也不爲矜誇一本於心之誠實而順夫理之當然也

奢則不遜

全章

奢儉俱失中惟失中則各有其害奢則越禮犯分而不遜儉則朴野無文而固陋奢儉既各有害則皆不可從而惟得其中者之不爲害而可貴也然就二者之害而論其大小則奢之害爲尤大故與不遜也寧固忠則必至於質質則必至於文文則必至於浮華而侈束帛之終吉白賁之無咎在周公時已懼其流矣至入春秋則蕩然無復本之存矣孔子曰與其不遜也寧固救之以正論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矯之以苦節也

君子坦蕩蕩

全章

理本自然君子循而行之故仰焉不愧於天俯焉不忤於人利害不能爲之驚毀譽不能爲之惑但見其坦然而蕩蕩也物之得喪無窮小人心無定主而惟物之役則馳逐於名利之場逡巡於傾險之途其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也患失之但見其無時而不戚戚也夫循理則樂役物則憂如此人亦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

孟郊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真可謂戚戚矣然東野豈小人哉學未見其大而心不免於累物欲爲君子而未能者也水流任急境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閑不似世人忙裏老生平未始得開顏堯夫之氣象何如哉大抵胸中光睿則無往而不從容也若乃浪齊是非強釋凝滯駕天風以放曠擊溟水而逍遙此其蕩蕩非吾之所謂蕩蕩矣不可以不審也

子溫而厲

全章

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其氣質之偏故其見於容貌者亦偏惟聖人陰陽合德氣質中和而於本然之德性無所障礙故其見於容貌之間者隨時不同而無一之不中和焉是故常人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其在夫子時乎溫而

可親也而有嚴厲不可犯者存溫而得其中焉時乎威而可畏也而有寬裕不猛烈者存威而得其中焉時乎恭而莊敬儼肅也則自然而無所勉強舒泰而無所拘迫其恭也又何嘗不得其中焉是皆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向使所稟或偏於陰或偏於陽則其見於外者能溫而不能厲而陽中不見有陰矣能威而又能猛而陰中不見有陽矣徒能恭而爲陰之嚴又豈能安而爲陽之舒乎然則欲善其容貌者亦惟涵養其氣質而已矣

德性以理言氣質以氣言全躰渾然德性之備而無所虧也陰陽合德氣質之和而不偏也必陰陽合德則德性無虧而見於容貌者亦中和矣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在溫威恭之內溫也不猛也安也有春夏氣象屬陽厲也威也恭也有秋冬氣象屬陰此其大分也其陰陽相根之說又是一般道理

###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全章

君臣之義人道之大經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權之出於不得已也權非聖人不能用也聖人假權濟經以彌亂而後世之亂臣賊子者借以爲口實亂其易

有已乎吾夫子之爲後世慮也深故傳易雖與湯武之  
放伐而不食周粟餓死于首陽之下者亦曰民到于今  
稱之此春秋之義萬古之閑也其稱泰伯文王以至德  
者亦與夷齊諫伐之意也其意若曰泰伯其可謂德之  
至極而無以復加者矣何則以泰伯之德當商道寢衰  
周日強大之時固足以朝諸侯而有商家之天下也彼  
乃可取不取而因以天下讓之於商且又隱然不露形  
迹民莫得而稱之焉夫不利天下之大而委曲以全君  
臣之倫德之至也何如哉

民無德而稱焉此意輕

三以天下讓讓之於季歷耶讓之商耶曰可取不取  
之謂讓是時天下商家之天下也不取商家之天下  
便是以天下讓之於商

恭而無禮則勞

全章

禮者天理之節文中之所在也執德者不以禮爲之準  
則則失中而有其弊矣如恭也慎也勇也直也四者皆  
德之美者也恭而無禮以節文之則足恭矣不亦勞乎  
慎而無禮以節文之則過慎矣不亦憊乎勇而無禮則  
爲強梁之勇是之謂亂直而無禮則爲徑情之直是之  
謂絞不有禮則各有其弊如此禮其可須臾離乎哉節

其太過文其不及而由夫天理之當然可也

君子篤於親

全章

上者下之表率也上行則下效矣君子能篤厚於其所親而盡吾之仁則民亦興起於仁而各親其親矣能不遺棄故舊而盡吾忠厚之道則民亦不偷而各厚於故舊矣蓋以身教者從儀刑觀感之間初不假於賞罰號令以爲之驅也

親字該得廣父母又親中之最親者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全章

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有疾將終之時而自幸其得免於毀傷故召在門弟子而詔之曰啟予足啟予手觀予之手足有不全者乎然吾身體之所以如此其全者以吾之有以保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吾平日之所以自保其身者蓋如此其亦可謂難矣而今以後吾知其得終免於毀傷而可以無恐矣語畢而又呼小子以致反覆丁寧之意亦欲其如已之戒謹恐懼而一舉足不敢忘親也大抵曾子之能保其身者惟是能存此心而已戰戰兢兢千古聖賢存心之要訣也心無一息之不存則理無一毫之不備蓋舉天下萬物而皆全也况身有不全者乎全

身特任重道遠中之事耳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全章

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曾子將有言以告之恐其忽而不之識故先自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而今我將死矣有言則善言也子其識之想孟敬子之為人必其忽略於大本而煩瑣於名物器數之末者故告之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三事三者何動容貌則中乎規矩而遠暴慢之氣而容貌得其道正顏色則近於誠實而無色莊之偽而顏色得其道出辭氣則皆雅言正言而無鄙訕之失

而辭氣得其道是三者皆君子之所貴也若夫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軀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

斯字當則字看非戒勉之詞三事皆以其能如此者言而謂其為君子之所貴便見敬子之不可如此矣戒勉之意在言外

以能問於不能

全章

能者能知夫義理也不能則未有所知也多者博聞廣見而所知者多也寡則聞見孤寡而所知者無幾也有即所謂能而無即不能也實即所謂多而虛即其寡者

也以已之能問人之不能以已之多能問人之寡能非  
自以爲能且多而姑爲是退託以下於人也但天下之  
義理無窮已雖能知而有矣然容亦有未能知或知之  
而未敢自信者雖有而自視則若無焉惟其有若無此  
其所以以能問於不能恐彼亦或有能而可以爲吾資  
也已雖多能而實矣然容亦有不盡知或盡知而未敢  
盡以爲然者雖實而自視則若虛焉惟其實若虛此其  
所以以多問於寡恐彼亦或多能而可以爲吾助也犯  
者我無所失以召彼之擾而彼之冥頑麤暴自肆其橫  
逆以干於我也犯而不校者非氣弱而不能與校也非

慮患而不敢與校也非含忍而不欲與校也亦非待之  
以禽獸而以爲不足校也蓋其所見者遠所存者大包  
含徧覆初不知我之有間於人而愷悌慈祥又安知人  
之有犯於我萬物旣皆我則我將誰校耶夫歔然自視  
而必以問於人洞然無我而不以校於人若此者惟昔  
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從事於斯者言其能爲如是非  
言其學爲如是也吾友不言何人馬氏以爲顏淵而後  
能如是也顏淵早卒故曰昔者吾友昔與今對昔者  
云而今也則亡之意自見矣

不能且問况能者乎處逆境尚無芥蒂况順境乎只

四書章句  
論語二卷  
用數句便見顏子之知無不周而德無不備也然則  
欲頌人之美者奚以多言爲哉

可以托六尺之孤

全章

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也有人於此以言其才可以托六尺之孤而爲幼君之輔不但可以輔長君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而一國之政皆任其裁處不但可以相君以分理乎國政也其才之過人如此至於事變之來國勢搶攘人心搖兀死生利害之際而從違趨避實關係乎大節其人臨此時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卓乎其義理之精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氣之

堅定而不可撓義當如此則斷如此爲之義當如彼則必如彼爲之顧是非不顧利害論逆順不論生死其節之不可奪又如此若人也其可謂之君子人歟然觀其才節之兼備如此信乎其爲君子人也蓋有才無節則大者不足觀而終歸於小人有節無才則不能立事無益人國亦僅得爲善人而已皆不得爲君子君子者才德出衆之名

士不可以不弘毅

全章

規模廣大心無自足之謂弘執守堅定事必有終之謂毅士不可以不弘毅也其所以不可以不弘毅者何也

蓋士者之任甚重而其所行之路又甚遠也惟其任之重必弘而後能勝其重惟其道之遠必毅而後致其遠是故不可以不弘毅然果何以見其任之重而道之遠蓋仁者人心之全德兼衆理備萬善而乃以之爲已任則是舉天下之善盡萬物之理皆於我乎承載也其任不亦重乎且其身任是仁也直至死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不容少懈焉則是向前策勵無可駐足之途畢力進趨無可息肩之所其道不亦遠乎大抵此章之意只是言仁道至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全體所謂弘不以一善而自足也不息所謂毅不以半途而自廢也

興於詩

全章

興者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也立者中有定力善必爲惡必去非外物之所能搖奪也成者私欲淨盡纖芥不留而善之復全於我者至純極熟無事乎勉強矜持之力也夫天命之性惟善而已形氣有欲故惡與智長而人之所以爲心者雜矣必有學焉以維持保養此心然後去惡復善而天命之在我者始純一而完備然學者所得自有先後淺深而其得之於學者又皆各有所在是故其始之興也必得於詩蓋詩本性情有

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  
又易入故學者之興也必於是而得之興固以詩矣其  
中之立也必得於禮蓋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  
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立  
也必於禮而得之立固以禮矣其終之成也必得於樂  
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  
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  
成也必於是而得之此可見詩禮樂之有益於人而人  
不可以不知學也大抵學無別法惟是養心興於詩興  
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故曰天下  
無心外之理學者無心外之學

民可使由之

全章

理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與凡民生日用之有  
定則而不可以不之由者皆是初無高遠難行之事爲  
民上者有德禮焉有政刑焉則固可使民之由於是而  
不悖也若其所以當然之故則皆出於人之性而原於  
天之命蘊奧微妙必資質高明學力至到者乃能脫然  
有悟其在凡民則不可使知之也非不欲使知之也蓋  
其理未易知而民之聰明有所局欲使知之而不能也  
好勇疾貧亂也

全章

好勇而不疾貧則猶知安分而不肯爲亂疾貧而不好  
勇則遇事畏懼而不能爲亂惟其好勇而又自疾其貧  
必爲亂也人而不仁固可憎疾若其罪當誅而力又能  
誅之則誅之可也若其不能而疾之已甚使之無所容  
其身事窮勢迫彼將應我以無耻之心而肆其含蓄之  
毒其勢必致亂也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一則自爲亂  
一則自致亂是其生亂一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全章

才出於氣而可以用固人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恃才  
耳自古智能技藝之美莫如周公苟或如有周公之才  
之美使驕且吝焉則無其德而大本失矣其餘才藝之  
美何足觀哉夫有周公之才之美而驕吝尚不足觀况  
無周公之才而驕吝者乎驕者以人皆不能而誇已獨  
能也吝者但欲已有是能而不欲人之皆能也驕氣盈  
吝氣歉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

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學本欲以明善誠身非欲以干祿也然學旣成則其君  
用之而亦可以得祿後世學者但見祿由學得而不知  
古人教人爲學之本意遂以學爲干祿之階所事者雖  
在於學而其志則已馳逐於外而不在其身與心矣此

今世學者之通患也夫惟三年之久從事於學而不志於穀謀道不謀食爲己不爲人如此之人豈易得哉盖非見超流俗而志欲向上者不能無累於人世之浮雲也。

篤信好學

全章

篤信者自見其是信之篤而不可改易也好學者格物窮理務求其是非之真其似是而非者不足以惑之也守死者自執其是而以死守之雖怵之以利害禍福而終不能奪吾之守也善道者事必由理行必合義而所守皆是也不篤信則志向不專而不能好學然徒篤信而不好學則義理不明而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節操不堅而不能以善其道然徒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所守雖堅而不足以立名節正人心扶風教亦爲無用之守耳故必篤信然後能好學而篤信又不可以不好學必守死然後能善道而守死又不可以不善道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是篤信好學乃能守死善道而篤信好學又不可以不守死善道數義錯綜其義始備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爲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約而言之篤信好學者有學也守死善道者有守也爲君子而有學有守則出處去就焉往而不善哉其

四書海說 卷二  
遇危邦也則避之而不入其在亂邦也則去之而不居  
當天下之有道也則見而仕天下無道也則隱而不仕  
此其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非有學有守者不足以  
與此若夫天下有道時當見也而道無可行人不我用  
而不得不貧賤焉是可耻也天下無道時當隱也而利  
欲牽引祿位是耽而苟安於富貴焉是又可耻之甚也  
此其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由於  
無學無守故也

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曰好學則未也召忽荀  
息非不守死曰善道則未也

君子全德重在有學有守上惟有學則邪見不能惑  
而自知出處去就之義有守則利欲不能牽而自得  
出處去就之正晁氏註似略欠輕重

篤信好學屬有學守死善道屬有守一說以篤信守  
死屬有守以好學善道屬有學恐非是蓋篤信者自  
信不惑也有知見意守死者固執不可奪也有行爲  
意好學善道二者之分知行自明白可以善道爲好  
學之功不可以善爲好學之事也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任公卿大夫之職則當謀公卿大夫之政若不在其位

則不任其政矣而乃商度其可否之宜條陳其利害之故是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矣夫豈尋常安分者之爲乎故不在其位則不謀其政謀者思所以處之也微有干預之之意非私議其得失於田畝之間也此以士庶人不謀公卿大夫之政言若推廣而言之則上不可以侵下左不可以侵右亦是

集註程子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然溫公欲除給事中之問而程子竟不言何也須更有說

師摯之始

全章

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夫以夫子之

聖而正樂以師摯之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嘆美之曰吾自衛反魯之時適師摯在官之始是時詩樂殘缺者有補失次者有序一奏之間而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凡篇章旣成撮其大要以卒之謂之亂詞故樂之卒章曰亂以關雎之詩爲樂歌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但言關雎之亂洋洋盈耳者舉終該始也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

狂而不直

全章

大凡中才以下之人不能皆無病然有是病亦必有是

德則因其德以入於善而其病或可醫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矣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夫子寓教誨於深絕之中曰好高者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多信實此其常也吾之所知也今也或狂焉而乃不直或侗焉而乃不愿或慳慳焉而乃不信若此者則非常矣非吾之所知也謂之曰吾不知之者蓋深絕之之詞使其聞而改之是亦不屑之教誨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功無間斷心存恐畏學者當如是也蓋有其心而無其功則心為徒勞而無日進之實有其功而無其心則功或少間而有終怠之患故人之為學其用功既汲汲焉常如有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而不能及焉如此則學無不成者矣

猶恐失之四字即如不及三字但上句以用功言下句以存心言猶云學如不及心如不及只是學日求進而心常恐不進也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全章

巍巍乎其高大者其誰乎惟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此可以見其巍巍矣蓋人為富貴所動則役於物而自卑小矣舜禹以匹夫一旦有天下為天子而居富貴

之極乃視之漠然若無所與焉是其心直超乎萬物之上而衆人以爲可欲而不可得者舉無一足以動其中其氣象何如哉

巍巍乎三字作一句

大哉堯之爲君也

全章

大哉堯之爲君也何以見其大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之德與之同其大蓋天之體無一物而不覆而堯之德則舉萬物而皆被也夫惟其德與天同大是以但見其德之所被蕩蕩乎廣遠而民不能以言語形容之也其德固不可名而其所可見者則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

其有文章如此而已成功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文章謂禮樂法度若命伯夷后夔皋陶羲和之所典者是也成功文章則有迹存焉故可見若其德則積之心布之身而治效默運于四表不言而信不令而從又烏得以言語形容之哉

德以被之於人者言在禮樂法度之外成功固本於德而文章亦不爲無助蓋舍禮樂法度雖以堯舜之德亦不能平治天下

舜有臣五人

全章

舜得臣五人而天下自治武王曰予有佐治之臣十人

孔子曰古語云才難不其然乎何以見之蓋言人才之多者必稱周室惟唐虞交會之際有五人而天下治較之有周爲尤盛耳降自夏商則皆不能及周矣是周之人才可謂盛矣然惟有亂臣十人而十人之中又有邑姜婦人焉只有九人而已以此九人之才自是爲周家之盛而亞唐虞超夏商矣然則人才之難得也不其然乎然武王以十人之力而克商有天下猶未若文王之可以取而不取也夫文王三分有其二是天與之人歸之矣當其時而欲得商之天下猶運之掌也而文王乃不之取又率商之叛國以服事紂文王之德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而且稱其德之至其名分之際嚴乎哉

舜之五人尤盛於周之十人者人才不以多寡爲盛衰也顧其人何如耳十人之中惟周公且太公望無愧於五人餘非五人匹也

禹吾無間然矣

全章

禹吾無間然矣何也儉者或一於儉而不知所豐豐者或一於豐而不知所儉是皆不無可議也禹也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黼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夫已之飲食與衣服及自處之宮室宜薄也至

於事鬼神及祭服與民間之溝洫宜豐也今也豐其所  
宜豐儉其所宜儉豐儉各得其宜縱欲指其隙而議無  
得而議之矣故曰禹吾無間然矣

盡力乎溝洫亦謂之豐者蓋多費已力而不吝於豐  
字亦甚切不必費財而後謂之豐

### 子罕第九

####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利也命也仁也三者皆夫子之所罕言者也蓋循義而  
行則利在其中但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若計利則有  
害於義故夫子罕言利命乃天之賦予於物者以理言

之則聲臭俱無以氣言之則滴駁雜糅是其理爲甚微  
知未及而驟語之則反滋其惑且至於棄藝事而不脩  
仁統四德而無物不體是其道爲甚大德未至而強語  
之則不惟使之躐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故命也仁也  
夫子亦罕言之焉是則罕言利者防學者之趨乎此罕  
言命與仁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既不欲人之淪溺於卑  
污又不欲人之馳驚於虛遠聖人之慮深矣

#### 大哉孔子

#### 全章

達巷黨之人曰大哉孔子蓋其無一藝而不知亦無一  
藝而不能博學如此固可見其大矣然凡專精於一藝

者則人以一藝稱之而得有所成成名彼則博學而泛兼  
衆藝則人不得以一藝稱之而無所成名夫其大雖大  
矣而其名之不成亦可惜也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彼謂  
我博學無所成名蓋以我不專執一藝也不知彼欲使  
我何所專執以成名乎專執御乎專執射乎吾欲擇於  
斯二者而執其一則惟執御矣蓋御比射雖爲尤卑然  
亦藝也亦人之不可以不學者也專學而精之亦足以  
成名矣故吾但執此耳然聖人豈真欲執御以成名乎  
蓋聞人譽已祇之以謙亦以見夫道之無往而不在而  
達黨人之譽聖人實爲不知聖人者也聖人之大豈在  
於博學而無所成名又安足爲大者惜乎

麻冕禮也

績麻成布而緇之以爲冕者古制之禮也今也以其細  
密難成而改用絲爲之用絲比用麻較爲省約是之謂  
儉儉雖非禮然無害於義而可從也吾從衆若夫臣之  
拜君而必於堂下者亦古制之禮也而今也則皆拜於  
堂上是泰也泰驕慢也害義甚矣雖違衆吾從下此可  
見世俗好尚有可否而君子處世有權衡或同焉或異  
焉惟其是而已

子絕四

全章

心兮本虛常人則有四者之累以窒其虛夫子則絕無四者而其本虛者常虛也蓋凡人以私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夫子則廓然太公物來順應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蓋其心純乎理而無一念之間事任乎理而無一毫之雜真若太虛之光明瑩淨不見有尺霧寸雲之點翳乎其間也

子畏於匡

全章

遇難而有戒心謂之畏子畏於匡而弟子之從者懼故爲解之曰文王未沒則前乎羣聖人之文傳在文王今也文王既沒文其不在我乎夫斯文興喪皆天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則所以賦於我者必有斯靳而我自不得與於斯文也今天之所以與於我者如此而我既得與於斯文則是天未欲喪斯文也天既未欲喪斯文則必爲斯文計而默相我於冥冥之中使我見用於世而興起乎斯文也匡人其如我何使其能如何則是能違天矣天豈匡人之所違乎

太宰問於子貢曰

全章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不然何其多能太宰蓋以多能爲聖而其所謂多能者蓋亦指夫禮樂射御釣弋獵較之類非以經天緯地建功立業爲能也子貢曰

聖之所以爲聖者在德不在多能若吾夫子固是天縱之以德不爲之限量而若將聖者而又兼多能也蓋德旣將聖則其才自無不通多能特其無不通中之餘事耳聖豈專在是乎天子聞此二人問答之言曰太宰其知我乎如太宰之言則吾之多能得諸天矣殊不知吾少也賤無官守言責之寄得以暇逸而習通夫衆技故多能而所能者鄙細之事耳非天與以聖而自無不能也且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豈必多能乎哉不在多能也蓋自有重且大者存焉夫子之言如此而琴牢亦曰夫子嘗言吾不試故藝此亦吾少也賤故多能之意也

吾有知乎哉

全章

夫子之意若曰人謂吾有知也吾豈有知乎哉無知也但有鄙夫問於我在彼雖空空如也而吾告之亦必發動其兩端而無一之不盡焉蓋人雖至愚亦或可開而通而答問不盡其誠亦豈君子成物之道此吾所以必竭其兩端而或謂吾有知者無亦由此也歟

凡聖人謙詞未有無因而發者上面必有說話門人記不全耳

竭兩端只是言之盡耳蓋其一言之發雖就鄙夫之可知可行者言之而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若常人

四書論語二卷  
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若話頭太高又使中人以下者無下手處皆於兩端有未竭也

鳳鳥不至

全章

必有祥瑞作符斯可以卜聖王之將出必有聖王在上斯可以望吾道之大行今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則聖王其不興矣聖王不興天下其誰能用我也然則吾之道其亦如是而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

全章

夫子於齊衰者冕衣裳者瞽者或適值而見之彼之年雖少亦必作焉或行而過其前則必趨焉作與趨者敬

之也冕衣裳者爵位之尊者也見之則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也有喪而齊衰者不成人而瞽者見之則哀矜之心動乎中而外自加敬也見冕衣裳者敬之人情之常也以見冕衣裳者之敬而施之於齊衰者與瞽者則聖人之心仁孝克積隨感而見有非衆人之所能及也

顏淵喟然嘆曰

全章

顏淵在聖門學既有得因喟然嘆曰甚矣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躰仰之庶幾可及則見其愈高而不可及鑽之庶幾可入則見其愈堅而不可入瞻之在前似乎有方所矣及趨而前則忽焉在後而莫之爲象夫子之道

其高妙如此然其道雖高妙而其教人也則循循然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致知以明夫道之真而後約我以禮使我力行以體夫道之實其為教如此我也從事於斯博文焉以入其門約禮焉以由其路但覺是道有益於身心而甚切於日用不可須臾離也故悅之之深雖欲已其博約之勤而自不能已焉而凡所以致其博而歸之約者蓋已罄其心思而極其勉強矣於是向之所謂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者始得親見而幾及之若有象焉卓然而立乎吾前也於斯時也欲畢力以從之則又無所用其力焉蓋夫子從心所欲而顏子不免於有心

夫子渾然一道而顏子則知道而固守之所謂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當勿忘勿助以俟其自化不能盡心盡力以求其速化也

吾自衛反魯

全章

吾自衛反魯亦嘗正樂然後樂之始終條理之妙高下節奏之詳皆得其正雅頌之詩被諸絃歌者亦各得其序而無有紊亂者矣

子在川上曰

全章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或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夫子在川上感

於目而觸於心遂致嘆曰水之滔滔而逝有如是夫不以晝夜而或舍道之流行不息者豈不於斯而可見哉蓋以水之所往道之所在也水流而不息道體之不息也學者可不隨時省察而不使有毫髮之間斷哉

語之而不惰者

全章

求之吾門若夫語之以此則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而不見其有懈怠者其固也歟觀夫博文約禮之訓而卽旣竭吾才以造於見所立之卓告之以克己復禮之目而卽請事於斯語以至於三月不違之後則其不惰也可見矣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全章

穀之生也自苗而秀自秀而實乃爲有成然或自苗而不秀者有之或自秀而不實者有之此言正以見人有始學而不見發達有發達而不至成就者要必自苗而秀自秀而實則學爲有成矣

法語之言

全章

法言者正色直言以告之也此樣言語人所敬憚故必從然從而不改則亦面從而已故惟改之爲貴與言者與順委曲以告之此樣言語無所乖忤故必悅也然悅而不繹則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故惟繹之爲貴若

徒悅而不釋徒從而不改則爲下愚之歸而竟無自新之路矣若人其如之何哉

衣敝緼袍

首節

貧富相形之際鮮有不能不動於心者今也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恬然不以爲羞惟仲由也歟在他人不戚戚於貧則汲汲於富豈能不以貧富動其心哉大抵仲由以至於升堂地位無乃基於此矣

不佞不求

至末

詩云貧與富交誠能不疾人之有而有佞害之心不耻已之無而有貪求之意則能不以貧富動心矣又何爲不善乎子路以夫子與已於是終身誦此不佞不求之言是蓋自善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抑之曰不佞不求是亦道之所在也然此事亦不足爲善也更當勉而進之以求至於盡善之地可也

歲寒然後知松栢

全章

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獨不觀諸松栢乎方其春日煖之以陽則羣芳從翠固未知松栢之堅剛有操也及其歲暮寒之以陰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始見其後凋也

可與共學

全章

可與共學者有志於求道者可與適道者身體力行以趨乎道者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可與權者隨事規理權其輕重而行之者也

人之爲學所造自有淺深君子所與當隨其所至之高下彼其冥然不知者固不足以共學矣若夫有志於求道而不溺於卑污知所以爲學而不安於自棄斯人也可與共學矣而未可與適道若夫身體是道而不惑於異端力行是道而不雜於他岐斯人也可與適道矣而未可與立也若夫卓然有立而不爲外

物所搖奪確然有守而不爲異論所遷改斯人也可與立矣而未可與權蓋權也者隨事順理以制天下之宜量重稱輕以通天下之變者也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思之而復以窒之遠自沮是亦未嘗用心以思之也若有心以思之則我欲仁斯仁至矣夫何遠之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

能言者

孔子于鄉黨其容貌詞氣之間恂恂然其信實謙卑與順不以賢智先人有似不能言者

朝與下大夫言

全章

下大夫則勢分不甚尊言有可以直遂也聖人與之言也當言則言無所隱諱而侃侃如也上大夫則勢分尊嚴言不可以直遂也聖人與之言也則和悅之中而默寓箴規之意而誾誾如也其君視朝之時聖人雖恭敬不寧而威儀自然中適而不至惴懼失措矣此所以爲聖人也

衣前後襟如也

言其手動而身不動也故衣自襟整

趨進翼如也

此時主已延賓而入爲擯者從其后而趨入以有事也

賓退

不顧矣

此蓋主君送賓就館之時未必一見便成禮而送歸國也

執圭鞠躬如也

上如揖下如授者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也

享禮有容色

聘則尊君之命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享則達君之意非和則無以通聘問之情

君子不以緝緞飾

四書章句  
論語二卷  
二十七  
常服則有常服之制度緝乃齋服之飾緞乃喪服之飾  
故孔子不以二色爲常服之領緣

紅紫不以爲褻服

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  
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也

緇衣羔裘

禦寒莫如裘裘必有衣以裒之於外夫子緇衣則羔裘  
也使緇衣與羔裘黑白相稱也下句亦然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之毛最爲深厚用以爲私居取其適體此又褻裘

所宜用也

去喪無所不佩

除是居喪則無所不佩蓋玉以比德而鱗礪亦所常有  
事而不可缺也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不殺者取其方正也非朝祭之服必殺者亦  
不妄費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若不是致仕則常服矣不必言吉月吉月每月之朔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聖人非不欲其精細而亦未嘗必欲其精細不欲其精細則幾於貪多務得必欲其精細則幾於恣情縱欲皆非也

不得其醬不食

如食魚膾用芥醬食濡魚用卵醬食麋腥濡雞濡鱉用醯醬非氣味相宜則不相濟

惟酒無量不及亂

酒本爲合歡也而亦不可醉也如我爲主則當陪賓之飲以盡其爲主之情我爲賓則亦當爲之開懷以盡主人之意夫爲賓爲主之時但至於適趣而已初不使其

內昏於心志外喪其威儀也

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

鄉人非士大夫之比也儻非大祭之倫也在常人則忽之矣聖人之意以爲鄉人爲我儻也我則主人也主人不可慢也於是朝服而立於阼階阼階主人之位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夫子遣使者往問其人於他邦使者旣行則從其背後拜而送之如親見之敬也觀此便見得非是拜使者拜其所問之人也故曰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

全章

拜而受之所以重其賜也曰未達不敢嘗恐其虛人之  
賜也故直以告之然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  
中矣

廐焚

不問馬

畢竟亦問馬只是初聞廐焚之時只問人而不問馬迥  
出常情之外非有安排用意所爲者

見齊衰者

必以貌

狎謂素相熟者衰謂見之頻數者變則改其常容有哀  
驚之意以貌則加敬見冕者則尊敬之而不敢忽見瞽  
者則哀矜之而亦不忽之也

論語二卷終

論語二卷終

